

芭 蕉 谷

艾 蕪 著



## 芭蕉谷

這女人，有過四個丈夫，因此，身邊的一羣兒女，樣子不相像，正是不足爲怪的。

第一個丈夫，做小買賣的，是個走東方的好角色。擺夷和野人，都同他合得攏，願意把他們的麝香和象牙也拿給他，只掉換一點點煙草布疋之類的東西。他自己，很勤儉。趕起路來，像馬一樣，連小便都是一邊走一邊拉起大褲腳來撒的。餓了時，就把貨担子挑到東人門口，只買一兩個銅板的蜂蜜，拿來嘎飯，別的菜和鹽，是不須要的。因爲這樣，才能經餓些。後來，同這女人結婚了，就把成天趕路的生活全盤結束；而在芭蕉谷的路邊，修起兩間茅草屋來，開起息客的店子。

芭蕉谷里，沒有另外的人家，到處都長着芭蕉，芒果，椰子，和一些常年不落葉的野樹。門前屋後，總有紫綠的含羞草蔓生着，年青的女主人，光着肥大的足板去把牠割了，不久

却又長了過來。

店子的生意，也像谷里的草木一般，極其茂盛。先前經過這裏的客人，須要在大樹底下生着野火，露天過夜的；現在却得圍着矮腳桌子，坐在茅簷下面，享受男女主人親手端來的湯菜了。即使夜半時候，聽見嶺頭豹子吼叫，也用不着耽心，因為身子已在安穩地方，還害怕什麼呢？第二天，就是多給主人索去一些店錢，自家心里也還要滿意地覺得：這實在是應該的呵！

店子漸由兩間添成三間，屋外的空地，也開闢成了馬場。每天的黃昏，兩人都疲倦到了極點，但眼里却總是含着微笑，而且滿帶着幸福的光芒。

可是，不久，男主人就中了瘴氣，起初發着寒熱，後來便劇烈起來，吃點草藥，不見效，請山那邊的擺夷來送送鬼，也不行。終於，撒手去了。這悲慘日子的到來，正是門前一樹黃熟的芒果，給風吹落滿地的時候。回想一下，芒果開花，兩人才來到山谷里的，快樂的日子，真

是過得不久呢。

女人到這時，好像才從夢中醒來，明白她是完全孤獨的了，沒有鄰家，沒有親戚，而且圍繞在她四週的，又只是些沒人煙的山嶺和蠻野可怕的森林。先前背着包袱，隨着丈夫，含淚離開的家鄉，（那是個有人家有田園的地方呵！）好像是已經隔得很遠很遠，自己一生，再不能一個人翻山越嶺，走回去了。不過，幸好她還有個懷孕的肚子，這算是丈夫留給她的一份希望，一點光明，她也憑了這，才能把自己支持下去，打發掉許多悲苦的日子。但過路的馬伕和客人，却常常打趣她把她看成無主的東西似的，任意說些調笑的話語。

「老板娘子，一個人不難過麼？我想，白天到容易呀，嚇嚇。」

「聽我勸，老板娘子，學尼姑做啥？該尋點……哈哈。」

同時還有意無意地，唱些男女偷情的歌曲。

女人漸漸覺出年紀太青，獨處總不是事，何況早晚又不得不有個幫手，而且在孩子誕生的前後，更加少不了人照顧，於是，便讓一個做生意的漢子走進店來，補了老板的地位。從此過路的馬伕和客人，也再不敢當面說無禮的話了。

可是，這漢子在遠方另有家的，到邊野夷地來，原只想白手抓錢，發財回去，哪能長久住下去呢？不到兩年光景，便將店里的錢財完全捲去，悄悄逃走了。

前回只失去了心愛的丈夫，這回更一同打失了勤苦的積蓄，女人幾乎哭得死去活來。此後，每天早上，客人一去後，若是覺得心裏難過，便抱着女兒，爬上巔頭，在爸爸的墳上啜泣一番，並且詛咒自己，數說自己的不是處。一面將墳上的荊棘拔去，讓那些會開好花的野草順順暢暢地長着。

這時，她照常作事之外，唯一的快樂，便是整理墳場，和看女兒天真的微笑。

可是，不久，她發現肚中留有孽障，而且漸次蠕動起來，便停止到墳場上去了，因她覺

得這是一件害羞的事情，會對不起女兒的爸爸的。並且一壁想起那個捲逃的男子（一想起，就有着一雙狡猾的眼睛，閃現在她面前）就一壁拍打她的肚皮，恨不得快些落地，好讓自己乾淨做人。

同時，那些過路的馬伕和客人，看着她的大肚皮，更加說出放肆的話來了，而且也不再叫她老板娘。

「胡亂同人鬪覺，怎麼成？總要下細找個好的。」

「我想，找一匹馬，倒要好些，牠不會踏了你，就跑了的。」

接着，眼睛是斜斜地瞧，或者突然發出了哄笑。然而他們又是不能得罪的，因為他們究竟是生活的靠山，衣食的源頭哪。

她慢慢又覺得有個男子的好處了，但一想起才受欺騙的事情，就竭力把這念頭打消。可是，身體便從此在勞作和氣苦中衰弱下去，每天疲倦來像病了一樣。到要生產的前

半月，簡直倒床了，動彈不得。

幸好一個病足的馬伕，留在店中養息的，一向很正經，也老實，並不會趁夥兒打趣過她，就發着慈悲心腸，做着女人不能做的一切事情。並在生產的時候，還用他的笨手笨足充當了臨時的產婆。

嬰兒落地後，她聽說是個男的，便不願意把他丟掉，因為自己一生，正需要一個兒子麼？還有，這到底自己生的，總比過養別人的孩子好些。到滿月後，身體復原，就帶着女兒，抱着兒子，到爸爸的墳上去。這時，正是熱帶地方雨季終了的時候，遠近的山巒，都在晴明的天底下，現着黛綠宜人的喜色。樹上枝頭的猴子，大大小小，均在發出嬉戲的歡聲。墳周圍，已長滿了豐綠的芭蕉，牛肝豬心一樣的花朵，正開得紅豔豔的。使人覺得這不像死者長眠的地方，到彷彿誰家花園的一角呢。女人到此，也就不再像往日一樣，看見一坯新土那般酸心了。只回憶着丈夫斷氣時候，望着她的肚皮，斷斷續續說的話。

「唉，要是一個……兒子，我就……安心了。」

於是，一面抱着孩子，倒身拜下去的當兒，一面含淚地禱告：

「爸爸，就把他看成你自己的吧！這總比過寄人家的好呀。他長大了，一定會替我們燒錢掛紙的，（淚滴下來）你陰間有靈有應，就保佑我們娘兒母子無病無痛哪。現在就請你在這里安安心心地躺着呵！」

拜過後，她便覺得彷彿丈夫已經點頭答允了，而長久積壓在心里的東西，也好像忽然消去。同時新的幸福，也宛如又在開始一般。她回頭看看山下，從四山爬下去的綠叢，密密的，高高矮矮的，就像綠海的波濤，要將谷里那一點灰色的茅屋淹滅似的。因而，想着人們要在灰色茅屋里生息下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在先前來上墳時，就有這麼樣的感觸。不過此次，却以為只要努力，是不用怕的了。

息了一會，她才抱着兒女，慢慢走下山來。往回從墳上回家，門前屋後，以及馬場，總有



過夜的馬，撒下好些馬糞和稻草，須待自家息了氣，再去掃除。屋里也現得零亂，客床上亂丟着被蓋和枕頭，地上則散着煙灰，口痰，和瓜子殼，那時心里難過，便把這一切看成可怕的難以逃避的惡夢。現在却都弄得井井有條，十分清爽了。而且屋里的矮桌子上，正放着飯菜，熱氣蒼蒼的，只待自家坐下去受用，不像先前一面收拾屋子，一面招呼小孩，還須自家去弄飲食呢。到這時，她才深切地體味着，這一個替她做事的跛足馬伕，應該謝謝的地方雖是很多，但總沒像這一天，這樣令她難忘，令她感激。

於是女人端着飯碗時，便決定了意思，向他說明：願意把這男孩子做他的乾兒，並望他長在店里招呼下去。

跛足馬伕一邊吃飯，一邊紅着臉，點一點頭。在收碗的當兒，才憂鬱地說了，眼睛卻一直望着他那隻跛了的足。

「足好了，我還要趕馬的……我到底是個趕馬人哪。」

從此過路的客人和馬伕，便又向這跛足的老實人開始嘲弄了。

「你怕不只做乾爹吧？你還不老實的傢伙！」

「媽的，我們就不走運，到這些年程，還是光桿子。」

對女人的嘲笑，倒反而比較少些。

跛足馬伕是不會打趣的，也不大會說話，聽得不耐煩時，只能紅漲着臉，生氣地回答：

「不要亂說！」

他的朋友，先前一塊趕馬的，看不慣這情形，便勸他說：

「你還是同我們一塊去趕馬吧，在這裡，羊肉不會吃，白惹一身騷！」

跛足馬伕便決定重新去趕馬，女人留不住他，也只好讓他走了。這時候，她要接待客人，要招呼孩子，又要做七零八碎的事情，真是忙得過這頭，忙不過那頭的。不久，孩子拖瘦了，自己也勞頓得一蹋糊塗。同時，那些過往的客人和馬伕，又把她看成無主的物件，而且，

對她總起着非分的念頭。她一想起那個跛足馬伏的好處，便失悔不該讓他走了。

隨後，跛足馬伏又趕馬經過這里，她便要他留下，並說乾兒子也捨不得他。而那抱在懷中的孩子呢，也的確在向他們微微地笑着，表現着無邪的好意。他就紅着臉低下頭，看着他的足，不好意思地說：

「爲了足，我也想留下的。只是怕別人說閒話呀！你們是孤兒寡婦，我又是單身漢。」

女人沒有說話，自己也臉紅起來。當夜她便到墳上去走一遭，向死人請求指引。

「爸爸，我實在不能自家作主了，請你今夜來告訴我吧！我該怎樣做才好呀？你看，孩子再拖下去，就會……哪。」

她怕說出那個可怕字眼，接着便哭了起來。

可是，這一夜偏沒有夢，她非常失望了，就對死人起了埋怨。

「他不管我的了……他不管我的了……我倒是一直想起他的。」

於是，她便和跛足馬伕結婚了。

十多年後，跛足馬伕死去了。這其間，曾同她生過四個小孩，却只活下一個女的。

這時，茅屋已添到許多間，馬場也擴大了，並開闢出些種菜的園地，手邊也積下好些現錢。大女兒長到了十四五歲，已不待媽的幫忙，就能自己一個人上廚煮飯，做客人的飲食。臉雖是尖下巴，細長眼睛，又有點憂鬱，但身體却很強健，和媽不相上下，掃馬糞呀，挖地種菜呀，並不比男子爲弱。小的女孩，也聽話，胖胖的臉，圓鼓鼓的眼睛，老是笑迷迷的，使她做娘的，得着不少安慰。只是男孩子，一向待得嬌慣，樣子頗有些狡猾，已經十三四歲了，還不肯做事情，只愛同那些息夜的馬伕打鬧着玩。做娘的，因爲把他看成命根子，故也十分疼他。

女人自己呢，已不像先前：沒了丈夫，便寂寞。現在生活本身，就熱鬧，且有味。也不再想到四週密綠的林子，會像大海波濤一樣，要將她的茅屋淹沒的了。她只覺得她們一家子

是在發着的：兒女不久就都長得更大，茅屋不久就要添得更多，林子也會一天天地退到坡上去，滿山谷里，全變成息馬的場所，和種菜的園地。黃昏時候，到處馬叫，響着咀嚼稻草的聲音。白天則看見嫩綠的菜葉上，有蝴蝶，蜂子一類的東西在飛舞，嗡嗡地叫着，令人喜悅。因此，她對於才死去的跛足馬伕，自然可惜，但定數實在留不住的時候，也並不十分悲痛。至於大女兒的爸爸呢，十多年前就不管她的賬，現在，準已投生到什麼人家去了，更無須放在心上。過路的馬伕和客人，雖說看她沒當家人，仍舊恢復了嘲弄，但對她本身，已再不存過分的野心，至多不過說句把開心話。而她自己，在這十年中，也已老練，不像先前，一聽見這種話，就要紅臉或是生氣，倒反而要和他們打趣，變得十分潑辣。

別個馬伕若帶譏諷的樣子說：

「老板娘本事真不小，兒女這麼大，這麼多了。」

她就嘲弄過去：

「你不曉得麼？他們一羣羣的，都能趕馬呀。」

別人見說不倒她，便在旁邊，一問一答地，故意講她的陰俏話。一個問：

「三姊妹怎麼樣子不一樣呀，真奇怪！」

「有啥怪頭？她們的爸爸不一樣哪。」

一個挺一挺眉毛，要笑不笑地回答着。

「真少見哩，這麼多的爸爸！」

問的人假裝吃驚。

「有啥子少見頭！夷人地方就興這樣的囉！」

回答的人仍舊要笑不笑地。

女人照常把這當作耳邊風，只有時偶然扁一扁嘴。

「沒事做，去洗洗煤炭哪。」

問的人也會直接譏笑過來。

「老板娘，你們家怕不是漢人吧？」

「是哪，我們家祖宗八代都不是漢人！」

女人就用這樣的話，硬硬地抵塞過去。而她自家心里，也常常想着：

「就做夷人好了。有啥要緊呢？」

往後，有生客人，原是一本正經問的：

「老板娘，貴處是哪里？」

她便毫不遲疑地回道：

「我們是本地人。」

「你們漢人話講得不錯哪。」

「十多年來，就同漢人做生意，怎麼不會說呢？」

她閒時，便把平日學習的擺夷話，野人話，全教給她的兒女。她自己和她的女兒，也像夷家女人一樣，只着裙，不穿褲子。

她覺得，她一家人是生根在這芭蕉谷里了。

這芭蕉谷，以及周圍數百里綿延不斷的山林，原是中國的，但一向視同化外，沒人管牠。到跛足馬佚死的時候，中國皇帝吃了敗仗，便同許多地方一齊劃入緬甸了。緬甸的官家便常常派人前來做些測量，修橋，和築路的事情。因之，這小山谷里，就不時有洋人和印度人出現。同時，什麼稅呀，捐呀，工役費哪，也就接二連三地派到這女人的名下來了，更討厭的，是那些收稅收捐的人，對她們母女的态度，却不像漢人馬佚，只講在嘴頭，倒是一面調笑，一面動手動足的。

這時她感到新的麻煩了，而且使她心里比以前更加難過，更加氣憤。

於是，一個憤在外國地方販私煙的中年人，常來店里住宿的，早就對她這有錢的寡



婦存着意思，便乘機出來，替她幹了幾件出色的事情。

「騙人！要這麼多麼？」他接過一張捐票來，摸挲着，一面直盯着那收稅的印度人說着洋話，「我告訴你，我是密支那，曼德里，都在過的……你看她是寡婦人家，欺我，可不咸呀？」

「另外還要點酒錢哪。」

印度人吃驚了，知道碰見了內行，只好這麼說了。

「酒錢？笑話！這爲啥要酒錢？你送貨來……看我遞你一張狀子，就要酒錢，哪會要這麼多？」

印度人只有含含糊糊地支唔着，拿到正份的捐款，便走開了。自然，女人對這，是十分感激的。往後，一碰着洋人家的麻煩，就總得找他。他呢，也就更加表示慇懃，常從大城市那面帶些綢緞衣料回來，送把她和她的兒女。並將自己一部分款子也放在店中，託女人

替他收管。每次在店里吃飯時，他總要說，就一桌吃吧，都是自家人，何必另設呢？慢慢他便成爲他們家庭的一員了。

時候一到，他就向女人求婚。女人呢，並不感到爲難，只覺得要對付官家，這樣的人實在是少不了的。自然，她也明白，這人厲害，不像跛足馬伕那般忠厚，但銀錢諸物，不讓他管，日後卽起歹心，也不要緊。至於別人嘲弄，以及恐怕對不起死者的事情，早已不用想了。因爲自己早已決定做夷人，還管那些做什麼呢？

這樣，她和他，便合攏在一塊了。

但這個中年人，是個大癩客，自做店主後，便格外享起福來，一天便有大半的時光躺在床上燒烟，長伸起兩隻足桿，懶得像蛇一樣。起來時，只穿着皮拖鞋，啣起湘妃竹的煙袋，到馬場上走來，菜地上看看，神氣滿悠閒的。遇見她們母女，在汗流滿面地挖土，或者打掃馬場，他也從不幫助一下，光是在旁邊講點白話：不是說，今年要把馬場擴大一些；便是說，

該種點好的菜吃。

女人覺得這樣不對，因為兩人集合的意思，原是要他來幫忙，共同發展家業，不是叫來享福的。但在開始期間，還不好直率說得，僅在他的面前，唉聲嘆氣，抱怨事情太多，暗示暗示罷了。他却不明白女人的用意，只是堅決地主張僱一個用人。女人倒抽一口氣，冷冷地說道：

「你不曉得呀，我們小戶人家，進在手里，吃在肚里，有今天沒明天的。怎麼請得起一個人呢？要是請得起，老早就請了，何勞你來費心。誰個人是傻子，肯一把汗，一把水地苦哪。坐着吃，睡着喝，哪個還不想？」

男子霎一霎眼睛，有意思地微笑道：

「聽說，你不是積攢得很多麼？」

「呵，你才肯聽進去，他們吐屎呀……我把那些爛牙巴，斷舌根的，咒他一個個沒

好死你看嘛，我不久才壞去三個，你是曉得的，那一大羣兒女，哪一個不要穿，哪一個不要吃？……我不瞞你說，後來呢，又口邏肚攢，積下幾個。說到這里，我又要咒罵那些洋人家了，真該千刀萬剮的！啥子人頭稅呀，狗頭稅呀，左也要錢，右也要錢，簡直水冲了一樣，弄得你「乾二淨」！

男子半信半疑的，沉默了一會，才說道：

「那末，就拿我那筆錢請人吧。」

女人沒好意地冷笑道：

「你留着吧，燒煙不用錢麼？我們生來苦命的，你不用管好了。」

日子又久一點，女人才明白的叫他幫着做事情，但他就這麼回答道：

「我告訴你，我三輩人，都沒有摸過鋤頭，更沒說掃馬糞……一句話，我是不能做的。」

本來，他該要把話說得委婉一點，但因想起女人始終不讓他管銀錢，並把櫃子箱子的鎖匙也藏得那樣祕密，心里一向很不痛快，這時，便藉此發瀉出來了。

女人把眉毛一豎，也沒好聲好氣地問：

「那你家是做啥的？該不是做皇帝吧？」

「要是做皇帝，我還來這里受氣？」

他認為只做個有名無實的家主，吃一點閒飯，實在是太委屈了，一面把鐵煙籤子朝木盆里一攢，樣子很是氣憤。

「嚇，還說受氣，你看你自家，成個啥呀？一點事也不做，只是成天躺屍，吹呀吃呀地。我們娘兒母子，才真倒了霉，半夜趕黑路，碰着鬼了。」

女人氣忿起來，把隻手叉在腰上，盯着他。

「媽的，我吹煙，是吹你的麼？」

男子用拳頭敲起床來。

女人將壯健的胸脯一挺，指着他說道：

「你看這些人，是嚇着長大的嗎？不要在我面前動手動足的。」

兩人雖是破口吵罵起來，彼此意見加深，但不久也像一般夫妻一樣，表面上總歸平靜無事。同時也是女人明白，他勤吃懶做，可對洋人家是有用處的。便只得讓步，不再叫他幫忙。

可是，不到半年，他自己存下的錢，全塞進那枝槍眼里了。煙癮呢，却比先前更大，每天非吹許多煙不可。他這時便毫不客氣地向女人要錢，並說這半年來，賺了多少，他是明白的，要幾個來燒煙，算不得怎樣的花費。女人知道瞞不了他，就推口說道：

「我要積點錢，僱個把人哪，你安心要我變牛麼？還有，你看看福生，已經十三四歲了，整天玩，怎麼是好？我還打算看個好日子，送他進洋學堂，到那邊城去……我們就是吃

了不懂洋話的虧呀！」

她本是想多積錢，並不怎樣要兒子進學堂的，只是現在逼着她了，因此說出口來時，就好像早已決定了那麼似的。同時，又因為說到尾後一句話時，她十分氣忿起來，便忽然把她暫時的推口話，也當成非做不可的主張了，而且覺出這是非常對的。

「進洋學堂？黃鼠狼想吃天鵝蛋！你有幾個錢？」男子對那並不喊一聲「爸爸」的男孩子，早就視為壞種，現見女人又推三推四，不肯給錢，便拉下嘴角，說起閒話來了，「還是聽我勸，叫他幫你做做事吧？這不強如請一個人你看他，一頓吃那麼多，不是小人哪。他不幹，拿條子給我抽。……我看他是讀不出來的；讀書的人，不是那樣的材料。俗話說得好，龍生龍，鳳生鳳，賊的兒子打壁洞。……你不叫掃馬糞，他會做啥？一向我就打算對你說，只怕你護短！我老實告訴你，那個小光棍，遊手好閒的，我實在看不入眼。……」

「小光棍，怎麼樣礙你眼睛麼？飯吃得多，可不是吃你的呀。我偏不要他掃馬糞，我偏

要他進洋學堂，看你怎麼樣？下個月開初，就要送。」女人不等他說完，就發作起來了，因爲別的還好忍受，一講她孩子壞話，可就不能了。「說他不是那樣的材料，放屁！你的嘴巴，又不是皇帝娘娘的屎，金口玉牙。準不倒數的！我告訴你，狀元舉人，並不是天生就，皇帝老官，也有放牛娃子出身的。你不要量死我的兒子。我明白的，你想我留下錢，給你吹烟麼？不要錯打了主意。」

「媽的，你真是茅廁里的石頭，又臭又硬……你送吧，你明天就送吧，干我的卵事……我肯信，你那小光棍，就做官嘛……我是睜開眼睛，看着的。」

爲了要錢燒煙，幾乎是天天吵下去。有時女的吵不過了，才丟他一點錢。男的接在手裏，還恨恨地說：

「你不要打發花子似的，等我出門一趟，只消一回生意，就什麼都賺回來了，那時連本帶利的還你，不少你一個毛錢的……我告訴你，咱們先前那些日子，指縫里漏下的，也



土語，走也比你多……」

「你還是回到先前去吧，強如在這里求爹爹，告奶奶的。」

「噴，你想我捨不得這個狗窩麼？我早就打算車了。」

「那就滾你的！我真要點起香燭來，謝天謝地！」

「媽的，你叫我滾那容易！不給三百五百成！」

「花子，你在吐屎了！你帶些啥來？你帶些啥來？你不說明白，我是不答允你的。」

「哈，你就不認賬了，從前不是一封封交你的？」

「花子，那不是全塞進你那根尿桿子麼？」

女人氣得要命，便把他床上的煙槍一把抓來，攆在地上。

「媽的，你問過價錢沒有？給我攆破了，看你賠得起……不要你三千，也要你八百。」

男子說着說着，就把袖子兩挽，做勢要動兇的光景。

有時兩人也真的打了一架，但男子是鴉片煙鬼，身子瘦，又虛弱，怎麼打得下這壯健如馬的女人呢，並且，她的大女兒也要跑來幫忙，口裏雖說拉開他們，事實上却是將男子的手腕拖住，讓她媽來打。自然，他老是吃敗仗了。往後，他知道動武是要吃虧的，便只說些氣人的說，甚至罵她母女倆是淫婦，是不要臉的婊子，女人若遇他罵怪話，就常常露出手腕來威嚇：

「你的皮子在發癢了！」

男子見吵鬧，打都不行，便偷。只要錢在外面放一會兒，準會失蹤的。於是，女人就更加小心了，真像防賊樣，櫃子箱子永遠鎖着，並移放在大女兒屋里，鎖匙亦由大女兒帶在身邊，繫在貼肉的腰帶上。

男子到這時，除了向過路的私煙販子賒煙而外，就只能把以前的煙灰和水吞服，來過癮了。當然，這日子是過得很苦的，而且過路的客人和馬伕，又常常在旁邊冷言冷語地

譏笑他怕老婆，使他心里不好過。他自己也本想再去幹私煙生意的，但因已經過慣舒服的生活，足腿軟了，不能再去爬山翻嶺。何況，販私煙的事情，又是很危險，往往會給人趕得雞飛狗跳的呢。因此，目前安慰他本人的辦法，便是將賣給客人的酒拿來痛痛地喝下，使自己成天成夜，昏昏迷迷的。這時，女人已同他生了個男孩子，只好由他醉，不理他的。但她的兒女，却在暗中咒他，罵他是烟鬼酒鬼，要他快點死去，免得像蒼蠅一樣釘着她們。

後來，私烟販子屢次來索欠賬了，他無法抵賴，才想出最後的辦法來：偷鎖匙，開箱子，找尋她們的積蓄。然而，這是須要沒客人的夜晚，和她們都睡熟了的時候。

不久，雨天到來，各處山谷發着瘴氣。道路泥濘稀爛，往往夜晚沒客來宿，男子便開始尋覓偷竊的機會了。

有一夜，大家都睡得很熟，他就乘着酒醉的胆子，拿着烟燈，去撬大女兒的房門。那門和壁，在熱帶地方，原爲了容易通風透涼，都是用竹笆子做的，所以就很容易撬開了。他一

進屋里，便直朝床面前走去，因為他早已知道，鎖匙是繫在女兒貼肉的腰上的，不用在別處尋找。

他拿烟燈小心照着，看見女的是睡熟了。身上只薄薄蓋上一條長紗裙，光裸足腿，和光裸的手腕，完全是露出的。臉上發着紅熱，且帶着嬌甜的神情。一向他把她恨得牙癢癢的，罵成婊子，現刻却突然覺出她是異常魅惑可愛了。等到把蓋着的紗裙揭開，看見女的一絲不掛，他那醉了的腦袋已經忘記他是什麼身份了，只覺得肉體上，很衝動地，很強烈地，要和那個身子去接近。

「媽媽……姐姐，在叫呀！」

福生先驚醒了，跳下床來，一面戰戰兢兢地，喊他的媽。

女人慌張地爬起來，正聽見女兒在隔屋驚呼吶喊地罵：

「酒鬼……你遭……天殺……的呀，你……」

好像給人按着嘴巴，喘不過氣來似的。她馬上明白，準是酒鬼去開她的箱子了，立刻  
遽下床來，揸着一根木棍子，一面向兒子喊道：

「那個狗東西在偷我們的錢哪！」

就怒沖沖地朝女兒房里衝去。福生也一下子明白是什麼事情，就順手抓把剪刀，緊  
尾在媽的後頭。

女兒屋里的桌上，正放着那盞鴉片烟燈，發出黃光，昏昏沉沉的。她本意只想，錢若沒  
有偷去，敲打他幾下，就了事了，但一眼看見他是幹了那樣沒廉恥的事情，便登時氣得心  
血潰湧，將他拖下床來，直向要害的地方，重重地打了下去。

福生還不明白那事，只以為偷錢，便站在房門口，恨恨地咬着牙齒。及待看見他光屁  
股躺在地上，拿足亂踢他的媽，而且有幾下踢得很重，他才把平時只在背後詛咒他的忿  
怒，趁勢都發洩出來，跑上前去，用剪刀直朝他的腰上亂戳。

女人打了一會，看見他不踢了，才息一息手，氣喘喘地問女兒道：

「這不要臉的東西，怎樣跑進來的？」

「我不曉得呀，人家正睡着，忽然……一堵牆一樣……直壓下來。」

女兒原先是用手亂抓着酒鬼的，等到媽趕過來之後，便伏在枕上，啜泣着了。同時，一面哭，一面用嘴巴咬着枕頭布。

「你疼嗎？」

媽忽然憬悟似地，擔心問她。

「嚇。」

女人又馬上抓着棍子，劈頭打了下去。起先男子還在呻吟，不久就不動了。嘴上，頸上，腰上，都在流着血。她伏下身去，看了一會，知道已經斷了氣，便立刻手軟起來，心里有些害怕，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

「怎麼辦呢？這沒廉恥的，已經死了。」

女兒也立即停止啼泣，翻起身來，直朝死屍望着，又驚又怕地，臉色灰白，渾身發着抖。福生站在門口，倒不十分懼怕，只是睜大眼睛，望望姐姐，又望望媽，神情很是倉皇。屋外黑洞洞的，飄打着雨，簷頭淅淅瀝瀝地響着。離天亮還遠呢。

那邊屋里，嬰兒大聲地啼哭着。小女孩則在胆怯怯地，一聲聲地喊着媽媽。

「都到那邊去吧！」

幾乎出於本能似的，女人這麼說了一聲，便憐憫地帶着兒女過去。當她把啼哭的嬰兒抱着喂奶時，才忽然身子抖了一下，彷彿背後有人提醒她一樣，警覺地想道：

「這不對呀，明天會有人來看見呢！」

立刻把嬰兒放在床上，也不管他怎樣啼哭了。同時，也好像不知道嬰兒在啼哭似的，就在屋里尋摸着東西。一面吐着不自然的聲音，吩咐大女兒：

「把那馬燈點起來。」

大女兒本要去抱啼哭的嬰兒的，見這麼說，就趕快去找馬燈。同時，又膽怯地望着她媽的臉，現出疑惑的樣子。

小女孩也覺出媽的臉色有些異常，只呆呆地望着，不敢出聲。

福生却沒注意這些，只凝神聽着隔屋那邊，生怕酒鬼爬了起來，因此，手里那把剪刀，這時還沒放下。

女人臉上現出癡癲的神情，一手拿鋤頭索子，一手提燈，就朝那邊屋走去，一壁說道：

「來，我們把他弄出去！」

大女兒和兒子，彷彿受着魔術的牽引一般，立刻尾着。

「媽，我怕呀！」

坐在床上的小女兒，一下哭了起來。



大家都沒理她的，好像不會聽見一樣。

女人這次進來，看見男子軟軟躺在血中，動也不動，就不禁驀地滴下淚來。因為到這陣，積仇和蓄怨業已全然消去，只在暗暗潛來原諒和憐憫了。她剛才要將牠捆起來丟出去埋的勇氣，現下已經提不起來。並且聽見隔屋嬰兒在哀嚎，小女兒又在悲泣，宛如她們也知道了這件慘事，而在傷心似的，就更見令她心下酸楚，十分難過。可是等她一下子瞥見死人臉上的眼睛，略略塗着血的，正圓睜睜地，帶着怒氣時，便又恢復到一種生氣的心情，而且想道：

「這哪能怪我？是你自家不學好呀！」

隨即又望見他那赤裸裸的下身，正無恥地露在外面，便越發憎惡起來。於是這下子勇氣便又有了，立刻拿索子捆好死屍，穿上扁挑，叫大女兒和她抬着，並要兒子打燈，走在前面引路。她這時心里沒想別的了，只覺得越快越好。

外面漆黑，一路又是滑滑溜溜的，馬燈照亮的地方，只見雨點不住地濺跳。三個人周身都打濕了，但還是朝前走着，跌着的，也立刻爬了起來，彷彿她們娘兒母子，都受了什麼力量在衝走似的。爬到山半腰時，雨越落越大，兩旁林子，都給雨點打出驚人的噪響。起初還是山那面閃着電，發着雷聲，不久就到這面來了。當電光倏的把山谷林莽鍍成銀色時，她們都驚得直跳，彷彿要被什麼東西攝去一般。足步剛還沒有立穩。接着，就在頭上響起了炸人耳朵的雷聲。同時，雨點也立刻加大起來。女人表面上竭力安慰兒女，向她們說着不要怕的話，但心里却是有些恐懼的。

「難道天在發怒，怪我謀殺丈夫麼？」同時又辯解似地想着，「我是做得對的！他是禽獸，他姦污女兒，他不是人呀！」

掙扎到山坡頂時，她覺得要拿鋤頭的氣力也沒有了，但還是勉強去挖土。剛動手不幾下，旁邊兩個兒女，渾身流水，不住抖抖縮縮的，忽然一齊失聲叫道：

「媽，你聽，那邊啥子在叫呀？好像是豹子！」

她也嚇着了，也沒氣力了，只把死屍胡亂朝山那面推下去，就帶着兒女，冒着雨，急急忙忙走回家來。

她在燈下脫下濕衣，將乾的披在身上時，聽見屋外雨聲，荷荷地，更加吼得宏大，便禁不住帶着感激的神情，嘆一口氣道：

「這下子可好了。」

大女兒和兒子，也在換衣服的，聽見娘這麼說，就一齊回過頭來，樣子也彷彿都在慶幸，剛從大難里逃出似的。

嬰兒和小女孩，大約是哭得疲倦了，都各自平平靜靜地睡着，鼻息里流着和平的酣聲。

第二天，女人一早起來，打掃屋子，收拾死人的東西，心里並不怎樣難過，只覺窅有頭，

債有主，他是該得的；而且，這樣了結好，免得大家拖濫。福生平日愛睡懶覺，這一天，也一早起來，幫媽做事情，顯得特別勤快。看見媽在包裹燒烟傢私，就過去拿烟杯子烟槍道：

「媽，這給我，拿給我玩！」

「不聽我話呀！這是不學好的。福，我要送你進洋學堂，讀個三年五載，好替媽爭口氣哪。」

這在往天，福生也許要執拗的，但現在却聽話了，放下手里的東西，還很乖巧地說：

「媽，我們通把牠丟了好了！」

做娘的，聽了非常高興，看見女兒在灶房燒飯，臉色不好，好像大病一樣（尖下巴更加尖了），便連先前守得很祕密的話也向她講出來了。

「不要緊的，你心里丟開些！媽做女兒的時候，也遭過這樣的事呀。」臉通紅起來，就一面低下頭去，拿火鉗挾柴，塞進灶里。「那時候，你外婆，你外公，都只有吞聲忍氣。你想想

看，那個花公子，就趁他是田主人哪。有槍有棍子的，誰敢動他一根指頭呢？……唉，不是這樣，我也不會跟你爸爸到夷方來呵！說到這里，感嘆起來，隨即放下火鉗，直向着女兒繼續說道：「你看，我現在不還是活出來了？聽我話，丟開些，有娘一塊，你不愁沒好日子。」

看見大女兒好過些了，便去把哭橫了的嬰兒抱起來，坐在門檻上喂奶。孩子啣着乳頭，不哭了，她便摸着他的前額，帶着愛撫的神情，笑着小聲責備道：

「你就同那個壞人一樣，只曉得吃呀。」

小女孩走了過來，雙手藏在背後，現出嬌憨的神情，做眉做眼，向媽說道：

「媽，我不告訴你。」

「你檢個啥子東西？」

接着就同爛發的笑聲，送在媽的鼻子跟前。

「弟弟的鞋子呀！」

「我打你這個小頑皮！」

媽笑起來了，並做勢揚一揚手。

這時太陽出來了，（雨季時候，有些日子，會偶然在早上或者午後出一兩點鐘的太陽的）雨後的馬場和菜地，都在微微地冒着水氣。東面一望的林叢，上面暈着一層薄薄的光霧，那些凝着水珠的枝葉，通在晴明的陽光下面，晶光閃耀，十分鮮綠。猴子在林中歡呼着，四山里響澈着喜悅的聲音。女人看看天空，晴朗朗的，又高又明靜，便帶着愉快的神采，自言自語地說道：

「唔，許多日子沒看見這樣的好天了！」

隔了兩天，有馬伕和客人到來住宿，聽說老板已經中瘴氣死了，大家覺得這原是夷人地方平常事情，就只嘆息了一聲，便又說起笑話來：

「老板娘，不要傷心！我們男子多得很呀……就趁熱，再來一個吧。」

「呸，再來一個，我還沒有倒楣透？我就倒他八輩子的楣，也不要再碰你們一個男子了！」

「哦，不要生氣，我是說老實話哪。不要我們男子那末，洋人家怎麼對付呢？」

「怎麼對付？我不會叫福生趕快去學麼……老三哥，不是開玩笑，我老實託你問問，城裏邊的洋學堂，到底要多少錢一年轉來，我還要託你送他去。」

「進洋學堂好說！那不要你七十八十！你去得成？還有城裏面，花錢地方，你家福生，不老實，會學壞哪！我說在這里嘛，不到個把月，他不手錶皮鞋呀地玩起來，鬼才相信！還是聽我勸好，請個把漢人老師來家教教。你自家也落得好。」

「怎麼我自家？」

「你不明白麼？一則你可以省錢哪。還有……」

「還有啥？你遭鬼，說完再笑吧。」

「嚇嚇，你可以……拿他做老板哪。」

「呸，我把你這爛牙巴斷舌根的！」

雖是他們在說笑話，但講到洋學堂的事情，女人覺得那總有幾分可信，並且一想到要把兒子放到遠方的城市去，便禁不住有些難過起來，她自己實在是捨不得離開她的兒子的。但在第二天下午，看見幾個印度人在山谷里出現的時候，便又將心腸硬了起來，而且決了意：與其長久受人零零碎碎的敲詐，到不如一總給兒子用去，三兩年後，大家不就出頭了嗎？可是這次印度人來，並沒有摸出什麼稅票捐票來，只是朝屋亂闖，鬼鬼祟祟地東張西望。女人見他們都是常來的，便站在房間門口，張手一攔，用野人話說道：

「不要亂鑽！我屋里，兒大女大的。有啥事，好好給我坐着說！我去叫她們弄茶來。」

「不要亂鑽？好說！我告訴你，有人告你們私藏鴉片烟。」

帶頭的一個印度人，摸一摸腰間的手槍，鼓起眼睛，直盯着她說，也是用的野人話。



「見你的鬼囉，我會藏啥子煙？」

女人對這是理直氣壯的，因為她屋里老早就沒有鴉片了。

「不要嘮硬，你家老板就是這樣的哪。」

印度人到這時才神色緩和，沒板面孔了，伸起大指和么指，在嘴上比了一比，有意思地笑着。

「他是烟鬼，我不瞞你！可是他老早就死哪，你搜吧，現在連一點烟灰都找不着了。」  
女人現着不怕什麼的神色，狡猾地笑起來了。

印度人馬上吃驚着，就說前回還見面，怎麼這快就死了，並問得了什麼病。聽見女人說是瘴氣，便伸起指頭，彈一彈女人的下巴，笑嘻嘻地說道：

「小娘子，恭賀你，這下子可好了！」

女人偏開頭，連忙用拳頭猛力打去對方的手，並生氣地罵道：

「黑鬼，雷打的你簡直調戲起你的老祖母來了。」

「呵，婆娘家真手重！」印度人趕快退後一步，摸摸他那隻打痛的手腕，「媽的，你心腸真毒，男子漢怎麼遭得起你！」一面就向他的跟隨雲一霎眼睛。那些跟隨的印度人，便朝各個屋里鑽去。

「真的要翻臉搜麼？好，不講人情，就不講人情。看嘛，大家做得出，以後休想吃我一口茶……福生通把香蕉收起，我寧願給豬吃，也不再給人的。」

印度人看見她發脾氣了，就一面抓着她的手，一面拍她的肩膀，做出陪小心的樣子，說道：

「小娘子不要生氣，我們是奉公事來的，不得不敷衍敷衍官家哪。」

女人馬上掀開他，指着罵道：

「滾開些，不要在我面前動手動足的，你認清楚，老娘並不是那種不三不四的女

人！

印度人就嬉皮笑臉地罵道：

「識趣點！不要這樣兇，我馬上就要搜出來的，你以為不知道麼？藏的地方，我是清清楚楚的。」

「在哪里？在哪里？你找不出，我要拔掉你的鬍子的。」

印度人突然朝前走了一步，指着女人，板起面孔說道：

「就在你身上！」

「球戳瞎你的眼睛了……來搜，來搜！」

女人氣昂昂地拍她的胸部。

「還搜什麼？這兩包不是。」

印度人將女人的乳房捏了一捏，大笑起來。

女人登時把臉氣得飛紅，劈面就給印度人一個耳光。

印度人這回真的生氣了，一面摸着打燒的臉，一面指着女人，惡狠狠地罵道：

「看嘛，你馬上就要落在我的手頭的……叩頭都不饒你！」

「黑鬼，你聽着，老娘都給你拿得着，老娘還敢在這里開店子！」

女人氣洶洶地挽着袖子，彷彿就是打起架來，都毫不躲避一樣。

這時他的跟隨，從屋裏走出來了，幾哩哇啦地講着印度話，向他報告着什麼事情。女人一看，彷彿突然給人潑了一身冷水似的，立刻渾身癱攣起來，原來他們手裏正拿着剪刀和那根粘有血污的棍子。

剛才戲弄她的那個印度人，這時就像一隻捕着老鼠的貓一樣，朝女人瞥視一下，便帶着殘忍的神情，獨自笑道：

「我倒是打算賣點人情的，可是偏遇着這樣不識趣的東西。」

隨即取出象牌的香煙，就走到門外去，獨個兒站在茅簷下面，一邊悠悠然吸着，一邊望着南面的山坡——那兒是有一條山路的。

四圍的嶺頭，都是抹有霧，迷迷濛濛的。壓在谷上邊的天空，則陰着濃厚的黑雲，現出大雨就要來了的光景。

屋里嬰兒大聲啼哭着，女人也好像聽不見了，只是又驚又怕地想着：

「這怎麼辦呢？」

這時，另一個印度人走到她的面前，用野人話小聲說道：

「老板娘，你過這邊屋來，我同你講講！」

她沒有回答，只像有線在牽一樣，本能地尾了過去。一面緊咬着下面的嘴唇皮，彷彿要藉此鎮定自己似的。

「你坐下吧！」印度人拉一條板凳，放在對面，同時自己也坐了下去，「現在洋官正

在山那面檢驗屍首——這是修路的野人報告出來的。等一會，就要到這邊來。你曉得嗎？這是件謀夫案呀！他一判，重則絞，輕呢，也要坐一輩子的牢。可是，你不要害怕！我們都是熟人，你平日待我們也不錯，我們烟茶水果，也不曉得吃你家多少。難道肯白看你吃官司嗎？我們很願意替你想點辦法，包你平安無事。你要明白，證據在我們手裏，拿不拿出，全由我們！

女人一邊聽着，臉色青一股白一股的，一邊想道：

「難道我就該殺頭麼……？我不信，那一夜雷都不敢打我……？我是做得對的！我肯信洋人家他們就作興爸爸同女兒一塊暈！」

看見印度人說完話，在對她打量時，她就略一偏偏頭，現出不怕一切的樣子，說道：

「人是我弄死的，我承認！可是，巴布，你不要嚇我（印度人微微一笑）我明白，這不能算是謀殺丈夫呀！難道洋官就不講道理麼？請問你，那死鬼，他強姦自己的女兒，該當何

罪……你看見的就是我那個大姑娘，好好一個人，給他強姦哪！印度人大大睜起眼睛！不然，白憑無故的，弄死他做啥呢？還有這，你也不明白！他先前，做啥好事？我告訴你，販私烟哪！我肯信，洋官會說他對麼？」

印度人聽完女人的話，輕蔑似地笑了一下，然後挺一挺眉毛，說道：

「嚇，老板娘，洋人家的法律，你不懂哪！就說你家老板姦了女兒，該殺頭，你也不應親自動一根指頭的。爲啥子？官法不許呀！請問個個人都照你這樣辦，還要官家做啥？世道豈不亂了？告訴你，官家對這樣的事，是要嚴重處置的！」聲音說得嚴厲起來，隨見女人神色呆了，便又軟和地說道，但語氣上却有些譏諷，「老板娘，看你這麼能幹的人，爲啥會這樣幹呢？……這事，你該向官家告哪，那就包你個錢事都沒有！」

女人回過神之後，青着一張臉子，生氣地說道：

「你說得那容易！那時候深更半夜，又在下雨，你叫我哪里去找官家？平日我也不曉

得官家在那里，團團轉轉，都是山呀林呀的。有時候，只見官家來收錢。錢一收，就不在了，連鬼影子也看不見……還有，我不是說你們，那些挨刀的，來一回，就欺負我一回。老實說，我也不相信他們會替我伸冤的。」

「老板娘，這話，你就在這里說吧！」印度人拿手指作勢捏了一捏，「洋官聽見了，可要重辦你！你明白嗎？這叫做毀謗官家……好，我們還是說正經話吧。我老實告訴你，就是去打官司，你不花錢麼？說一句天話，你就打贏了，也要拖你三年五載！那時候，你的家，你的孩子，會成什麼？何況你還是殺個人哪，決沒這麼容易。現在只消出一筆錢，棍子剪刀，我們給你丟開，你給洋官投報，說是強盜殺的，就完賬。明天你仍舊做生意，錢花去了，依還收得回來……我們呢，也願意，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

女人思索了一下，覺得這些話也對，就直視着印度人的眼睛問道：

「好，就依你吧，那末，要多少呢？」



印度人就很溫和地說道：

「錢麼就是債緝長一個人要得多，我們做弟兄的沒話說，只要……」

說到這里忽然聽見外面嘍哩哇啦地喊着，他就立刻用印度話回答出去，並立即現出倉皇的樣子，趕緊向女人說道：

「一句話，兩百個盧比！快些，洋官就要到了。」

「呀，兩百個盧比！你就剝我的皮，也找不出來呀！」

女人嘴唇抖了起來，一面是聽見要敲她這麼多，一面是聽見洋官就要到了，心里便禁不住又氣又怕地。

「你說，你到底出多少？」

印度人逼上前一步，着急地問。

女人知道錢少了是不行的，便說道：

「至多五六十個盧比再多我也沒有。」

印度人立刻用印度話說了出去，外邊又嘖哩哇啦回答進來，且帶着罵的口氣。印度人馬上用手推女人道：

「你快去拿錢！你快去拿錢！只要一百五十個盧比！」

女人這時已經鎮靜了些了，因見他們一滅就是五十，便覺得恐怕這是他們故意拿洋官來詐她的，便說道：

「你不要詐我！待我出去看一看……」

這時洋官騎着的馬，已經響着鈴子，從大路上奔馳過來了，後面蜂湧着好些野人和印度人，他們都全是帶着槍刀的。

女人這才急忙返身進去，打開箱子，翻尋她的積蓄。一面向那尾她進去站在房間門口的印度人，哀求道：

「錢不夠呀，一百好麼？」

「快找快找！一個也不能少！」

印度人咬着牙齒說，斬釘切鐵地。

大女兒也趕快丟開啼哭的孩子，跑來幫助媽找，但只找到了一百四十八九個盧比和一些零碎的安娜，就再找不着別的了。

「怎麼辦呢？」

女人一面數着錢，一面急得亂搔着頭髮。而外面的馬鈴是越響越近了。

印度人站在房間門口，是不住催促着的，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叫他，就生氣地向女人揮一下手，罵道：

「不要了！」

接着轉身跑出去。這時大女兒突然將手上的銀圈子，拭了下來。

「媽，你給他，你給他，這就有多沒少了！」

女人便捧着盧比銀圈子和一大把零錢，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剛用眼睛尋找那個印度人時，洋官已下馬走進來了，正一面拿白手巾，揩着發汗的臉，一面聽着那個印度偵續長的報告；大約是聽到女人謀殺丈夫吧，立刻現出大爲生氣的樣子，手舉起一揚，說出一句洋話來。後面的跟隨，野人兵和印度兵，便立刻跑進屋里去，將她的兒女全數拉出，並把到處的門封鎖起來。

女人這時急得滿面流淚，便不管手里的錢落在地上，也不管地下稀濫泥濘，就直朝洋官跪下，喊起冤來。一面把她丈夫姦污女兒的事情，用野人話從頭一五一十地說着。

洋官討厭地瞧她一眼，現出不耐煩的神情，同時只對地上拋散着的盧比，疑異地望着。偵緝長的印度人，恨女人把錢交還了，就向洋官用印度話進讒言道：

「大人，你不要信她的鬼話，歷來就是個狡猾的東西！大人你看見的，她就要拿這些

錢買通我們哪！」

洋官點一點頭，便叫人押走她們一家人，同時自己也看一下天色，見快要落雨了，便躍登上馬，朝外面走去。

女人却不知道這些，（同時也不知道他們說的話）以爲洋官還在聽，就只顧埋着頭，伏着身子，哽哽咽咽地講着，後來，並說到偵緝長怎樣調戲她，摸她的乳房敲詐她的錢

……

而那立在她面前的偵緝長呢，就一面摸着手槍，一面惡意地笑着。

這時，雨開始小點小點地落了下來。

一九三六年夏

## 某校紀事

約莫十點鐘的光景，孟平看見新刷上粉漿的帆布鞋已經完全乾了，便穿了起來，伸着腿子瞧一瞧：兩隻都白得很哩。跟着又把昨夜壓在枕頭底下的藍布長衫拿出看看，先前弄上的縐紋，也已處處壓平了。於是，扣了鈕子之後，對着鏡子理理領口時，一張微笑的發光的臉子便照了出來，心下簡直舒服透頂了。只是回頭來再檢一下後面——啐，這襪子！原來是後跟又從破洞地方露出了不體面的皮肉。如果像往天一樣，到熟人那邊去，這算不得什麼的，還可以舉起足來誇耀誇耀：

「咱們穿的是無底牌襪子哪！」

現在可了不得了，要去拜會那個什麼校長大人呀！

這襪子，在此刻，真夠窘人了！拉下去，到遮着了那個不體面的足後跟，可是在足腿上就繫不牢了，走不幾步，竟連拴襪子的細麻繩也鬆到鞋子上去，使人更見丟醜，更見喪氣。於是，再朝網籃裏找找，左一雙，無底牌，右一雙，也是無底牌。索性不穿吧，怎麼成穿呢？校長大人可看得起這樣寒酸的教員？真是有些媽媽的。

後來呢，正如俗話說的，人急智生，一下子聰明了，就乘氣拉去細麻索子，任憑襪子鬆到足脛子上吧，難道讀書人不作與這樣風流大不拘麼？

於是，按着介紹信上的地址，便飄飄然地去了。

首先光滑的柏油路面，變成爛糟糟的灰渣子些，接着是塗着大烏龜的衙堂牆壁，醜陋地現了出來。孟平就對準一處走了進去，織什麼東西的機子聲音，噯哩啞啞地鬧嚷着。寫着不得小便的地方，就有兩個漢子比賽似的撒着尿。面孔像滾屎鴨蛋一樣的孩子們，

光着身子趕了過去，又忽地鬧着跑了出來，前前後後都有蒼蠅保駕似的包圍着。

學校很容易就找着了，掛着招牌的石庫門，原是大打大開的。作爲教室的客堂間呢，沒有一個人，只放着許多雜色的桌子，長的短的，方的圓的都有，樣式極不齊全，但髒污油膩和墨水痕跡的程度却是一樣的。

「沒人麼？」

孟平用手指敲敲桌子，沒人答應。只在灶披間裏面有着鏟子碰在鍋上的騾響。望望正中板壁上掛的黑板，不知誰在那上面留上了嘲笑先生和學生的歌謠：

「張先生，

耍龍燈，

放牛馬，

教畜牲。」



大約是衙堂裏面跳脾的小夥子，趁人不在時寫下的吧。

兩邊的石灰壁上，却粘着蟲魚鳥獸和瓜果桃李的石印圖畫，以及一些蒙有塵灰的紙帖標語：什麼「生活清潔化」哪，「精神紀律化」哪……，似乎這學校還曾經很維新過來的呢。

這時，一個鄉下婆子似的女人走出來了，青色的臉子，病些些的，額兩邊貼着墨黑的太陽膏，看也不看人地，就把手上那隻煤煙熏黑的鍋子放在小條桌上。

「請問校長張先生在麼？」

孟平趁這機會，輕輕地屈一屈身子。

「麼事？」

女人抬起頭來，端詳一下來人，一面從抽斗裏抓出一本捲角的教科書，弄來墊着菜碗的底子。

孟平從懷裏取出一封信來，一壁懇切地說道：

「特來會會他，這裏還有一封信哩。」

「出去了！」

這女人也不再看來人，也不接信，就抽身走了進去。

未來的教員，再問也不是，退也不是，便在教室門前獸住了。

一羣蒼蠅在飯鍋上面，菜碗上面，嗡嗡地飛叫着，顯出嘲弄人似的高興。

女人又拿着飯碗筷子走出來了，這回卻沒有再行進去，只是拖根凳子來坐下，便舀出稀飯來，稀裏胡盧地吃着。

時間已經正午了。

孟平吞了一下唾液，又屈一屈身子，細聲問道：

「請問一聲，張先生甚麼時候回來呢？」

女人埋着頭一連吃了兩口，才仰起面孔來，不勝厭煩似的說道：

「不曉得……」

大約這時才看見孟平的樣兒是那麽恭敬的原故吧，就又補說道：

「唔，有時候半夜，有時第二天！」

孟平伸出手來，擦了一會兒額頭，無可如何地轉着身子，四下望望：一進門的兩邊，還堆着好些空炭簍子哪，木柴哪，一類烏烟瘴氣的東西。心裏便想着：這麼一個倒楣的學校，還來費勁鑽營個什麼呢？就走到石庫門口去。外面衙堂裏，烘着正午時候的太陽光，像隻蒸籠一樣，簡直使人腦袋發昏。孟平手足沒處放着似的，立了一陣，轉一念想：自家一向拜託朋友的，不正是有住有飯吃的地方麼？爲什麼放棄這個機會不耐性一點兒呢？何況目前自家的穿着，以及由穿着表露出來的身份，難道不正適合教這個學校的學生麼？幹嗎還存着非分的妄想？於是，又茫然地掉回頭來，望望教室，彷彿要抓尋一個未知的運氣似

的。

恰巧一個頰骨寬大，臉色黃黑的中年男子，光着新剃的頭，帶着商人的風度，從裏面鑽出來了：一手拉合着未扣紐子的藍布長衫，一手捏着一把沒蓋的白磁茶壺。他忽然看見了立在門口的孟平，神情禁不住略略一怔，隨即忽忽地溜出去了。一會兒，裝着滿壺的開水，又走了回來，樣兒仍舊是那麽忽忽的。他這時瞥見孟平手上的信了，立刻縮住了足步，偏起頭把信上的字，下細瞧了一下，才抬起頭來，對孟平端詳看，一面粗魯地問道：

「你要會哪個？」

「哪個？我要會這裏的校長張先生！」

孟平不大舒服地回答着，同時無可奈何地把信順到對方的眼前。

中年人將信抓在手頭，一看左邊寫的一行小字，寄信人的姓名，態度便馬上軟和了。接着就將拿信的手舉了起來，作着邀請的姿勢，但聲音還是粗莽莽的。

「請樓上坐！」

未來的教員，這回才算被招待了。但爲了要急於見着校長大人，便一面尾着爬那暗黑的樓梯，一面小心地問道：

「請問，張先生甚麼時候才回來？」

中年人在前頭帶着路，一壁啣着茶壺，嘴子滾開水，一壁含含糊糊地唔了一下。

亭子間內，靠壁放了一張中國式的木床，籠罩着藍色的舊麻布帳子，白天帳門也沒掛起來。當窗安置着一張脫漆的條桌，上面別無什麼東西，只是些空的香烟盒子。客人和主人便挨近那裏坐着。

「吃烟！」

「不會。」

客人推辭了主人遞過來的香烟，主人就把手邊的白磁茶壺推到客人面前。

「唔，不要客氣，那末就喝茶吧！」

隨即把剛才客人遞給他的信，任意取出來觀看。

孟平將眉毛一聳，怪不高興地，但立即覺着這是並未封口，而且也沒什麼須要隱藏的祕密，旁人要瞧，就索性瞧吧。他只是很想喝點茶，但是桌上沒有茶杯，只是擺着一個沒蓋子的白磁壺，而那壺嘴子又是主人剛才嚼得茲茲發響過的，便皺一皺眉頭，心裏想道：

「這粗人！」

亭子間內不通風，窗外面又是一堵高牆，簡直熱鬧非常的。同時聽見帳子內呼盧呼盧地打鼾，是還有人在睡覺哩。水泥地上也不大乾淨，只要足動一動，桌子下面就有瓜子和花生的殼殼，踏得沙沙地發響。

「你就是孟先生嗎……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主人把信朝上一擰，順手又將茶壺抓着，湊在嘴上，咕咕地喝了一大口，然後高興地

接續說道：

「那好極了！這裏學校正需要一位先生哩！你同……」

驀地樓下送來這樣抱怨的聲音。

「不在？這張先生，真是……準幾點回來？」

「幾點鐘說不定，有時半夜，有時第二天。」

又是那個病女人的煩厭的聲音。

亭子間內的主人，不說話了，拿着茶壺，凝着氣，聽到這裏，便微微一笑了一下，放下茶壺，走去把門輕輕拉上，隨即轉身回來坐着，取出香烟，順手又向客人遞了一下，只是動一動嘴巴，並沒有說出聲來。點燃之後，啣在嘴角上，一言不發地，默默吸着，而那烟子呢，就向不喜歡吃烟的孟平那裏衝去。

孟平有點熬受不住了，便一面掉頭躲讓着，一面不耐煩地催促：

「請你老兄，老實告訴我吧，到底張先生甚麼時候回來……再不然，留下信，明天來會他！」

主人這才摘下了烟枝，彈彈烟灰，做出十分恭敬的樣子，低聲安慰着對方：

「坐一坐，坐一坐……唔，請茶吧！」

又將沒蓋子的茶壺推了過來，臉上笑露出神祕的笑容。等到樓下着實沉寂了，主人才用平常粗莽的腔調談講着。

「孟先生，你同伯倫常常通信嗎？哈，他，人滿好，做事總靠得住！所以，所以，前次這裏教員走了，我就去信拜託他……」

孟平聽清了這話，猛然着了一驚，睜大兩隻眼睛，正着面孔問道：

「哪，張先生就是……就是你先生嗎？」

「不敢，不敢！」



張先生謙虛地點點頭，隨即神祕地笑着，半帶解釋似的說道：

「剛才你會覺得奇怪嗎……唔，我那些同鄉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今天這個來要路費，明天那個來討飯錢，麻煩得什麼似的，我就索性說沒在哪……這，這，這乾脆一點！我生來就喜歡乾脆的……孟先生，我們也乾脆一點吧，明天就上課，今天下午請搬來好了。」

說着說着，就立了起來，很有力地吐了一口痰，便把屋角裏的一隻白木箱子拖了出來，一面指點着說：

「床就安在這裏，唔，怕安不下吧（用手比一比）呢，這樣好了，把我這間床順一順，你的床寬大麼？」

不待孟先生的回答，就又突然提起另外的話來了。

「孟先生，我們這學校，得趕快整頓一下，再不整頓……唔，所以，我就拜託伯倫……以前，那個先生，唉，不行，不行……孟先生，今天你就看見了，學校怎樣評一評，你先生，定有

一番高見的……是不是糟透了？我曉得你先生一定這樣說，唔，這可不能怪我呀……我是校長，不錯，可是我自家多事哩。我總是信任教員的，一切都聽他的話。可是，這就糟了，你是看見的，今天……」

校長一面說，一面就把足登在拖出來的箱子上。

孟平坐在這麼一個校長大人面前，不但沒有寒酸之感，倒反而覺得輕鬆了，就將左腿提起來支放在右腿上面，並且還搖動着那隻襪子倒褪下來的足，自自由由地說話，暗裏還帶着駁斥的意思。

「我覺得，張先生，辦學校應該是這樣的，一半是人材，一半是經費。這裏的桌子，我說一句話，實在太不像樣了。圓的方的，那麼着，像什麼呢？」

「是，是，你的話，頂對！正合我的意思。」校長是毫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也不留意那些什麼襪子的，說着就走過來，拍一拍孟平的肩膀，「我真高興，孟先生，你一定會把學

校弄好的……好，我們乾脆點，一句話，今天下午就搬來……住這裏不遠麼？你可以搬來吧？這裏就是少一架床。」

孟平失業很久了，謀事的時候，總遭着人家的冷眼和傲慢，就是客氣一點的，也不過聽到一聲「好，我一定替你別處留心的。」現在受到這麼意外熱烈的歡迎，簡直感到有些醉了。同時也就由於太高興了吧，便彷彿立刻要把整治學校的担子全盤担起來似的，很興奮地繼續發表他那些改革的高見。

校長挽起兩隻袖口躬着身子，將籐箱端了起來，掙得滿面通紅的，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

「媽的，怎麼這樣重？放些什麼東西？」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很大意，常常忘記自己的東西。箱子胡亂地塞在床下了，另一半截却露了出來，他便伸起腰幹，揩一把汗，搖一搖頭說：

「這不對！」

剛要再把箱子搬弄一下，忽然記起了這個未來的教員，還正在向他作着改革的貢獻呢，便趕忙轉過身來，接嘴說道：

「對的，對的，不錯，不錯……孟先生，你請回去搬東西吧，以後的事情，日子還長……我是完全聽憑你的！」

孟平就答應了，一面笑起來告辭。

校長這時忽然記起了什麼大事似的，伸手拉孟平一下。

「阿呀，我簡直忘記了，講一大半天話！你一定還沒吃飯？走走，到館子去……」

孟平正是餓了的時候，並且在這個人面前，簡直客氣不得，只好尾着出去。

剛要出亭子間，走在前頭的校長驀地站住了，伸手朝懷裏摸一下，就趕緊轉回屋裏，一壁向未來的教員說道：

「等一等，等一等！」

校長拉開抽斗，伸手朝裏面胡亂兩攪，信紙信封洋火匣子香烟匣子之類，便像遭兇似的翻騰起來。似乎並沒有找着什麼，連抽斗也不關地，就忙閃到床面前去了，拉開帳門，往枕頭底下一陣摸索。這時孟平就看見一個女人的側面，和散在枕上的短髮了。她還響着鼻息，沉酣地睡着哩，經了這麼一下騷擾，也並不會驚醒過來。校長立起身來，帳門仍舊讓牠落了去，舉起沒有摸着什麼的手，擦一擦額上冒出的汗，便又向孟平說一聲：

「等一等，等一等！」

一面就通通地踏着樓梯，走下樓去了，一會兒，又通通地響了上來，他沒進亭子間，卻向前樓走去。立在亭子間門口的孟平便立刻聽見後樓裏面也傳來了打鼾的聲音，心裏不禁想着：

「嗯，這到底是個什麼地方呀？」

「人家還要那個哩，呃……」

前樓送過來女子的聲音，那聲調好像剛剛給人提醒的光景。

「做什麼？我一定哪！」

接着是校長虎虎有生氣的聲音。

不一會，校長滿面高興地走出來了，像招呼老朋友那麼似的，喊道：

「走，你一定餓了！」

教室裏面，那個貼太陽膏的女人，已經沒有吃飯了，却在懶懶地削着洋山芋，讓蒼蠅就在她的手上，刀子上，飛舞着。

校長走到門口，忽然又想起了什麼，就車轉身來，喊了一聲什麼嫂，說道：

「今天有沒有這個人來會我？白綢衫子戴眼鏡的。」

那女人停住了手，想了一下。

「穿白綢衫子戴眼鏡的……唔？」

「是的。有沒有？」

「唔，有一個。」

「有一個甚麼時候來的？」

「甚麼時候……唔，十點鐘吧？」

「咳，你怎麼不告訴我我不是在樓上嗎？」

校長生氣地埋怨，並且用足掌朝地下狠狠地跌了一足，

「這時才來抱怨我！怎麼不先招呼一聲……」女人把面孔一黑，嘴巴一扁，生氣地

拍打一下手上的蒼蠅，洋山芋卜托一聲就跳落到地上去了。伸手下去檢的時候，一面還

這樣地說了一句：「我倒以為還是收賬的呢！」

校長的臉略略一紅，隨即忽忽地朝外走去，一面恨恨地說道：

「真該死！真該死！……咳，真該死！」

他走起路來，老是忽忽忙忙的，剛要向孟平講解幾句時，却見孟平還落在後面呢，就立住足，等到孟平走攏了，才現出歉然的樣子道：

「這些女人，真是混賬得很，老是把客人替你打發走……今天來的那個馬先生，學校的董事，我請他多少次哪，她還是給你打發走，真是混賬得很，這些女人！」

接着又朝前忽忽走着，嘆着氣。

「咳，他不來，學校怎麼辦得起走呢？真該死！真該死！」

未來的教員，給校長帶進館子裏了。校長讓教員坐在上面，便走到炒菜的灶邊，對那一向熟識的夥計喊道：

「老周，來四樣菜，要好一點。」

一面這麼說着，就一面自家伸手去拿一個粗飯碗，朝門外溜出去了。



夥計走過來，把桌子拭了一拭，就放上了早已弄好了的四樣菜：一碟黃魚，一碟豆芽，一盤炒蘿蔔，一盤煮青菜。

在這個地方，這個館子裏，孟平一望就知道了，是不會再有更好的菜的。但現在餓了的他，一向又過着並不十分好的生活，所以也就滿足了，只是心裏有些懊惱：爲什麼校長一下子就溜走了，莫非還要叫自家挖腰包麼？剛這樣拿着筷子飯碗想的時候，校長正好大踏步地走進來了，一雙手一碗酒，一雙手一包花生米。

「我已吃過飯了，就這樣陪你……你吃一點酒吧？」

校長坐下，喝了一口酒，抿一抿嘴皮，就順手遞給未來的教員。

「你請吧！」

「我不會。」

「煙酒都不吃麼？你真好，孟先生。」

校長一面剝落着花生米的衣裳，一面把左足提起來放在板凳上。

孟平靜靜地吃着，對於校長說的話，只是唔唔地點點頭，並不回答。

校長也漸漸沉默起來了，有一口沒一口地喝着悶酒。一會兒，不知怎的又記起什麼了，忽然用手掌砍了一下桌子邊邊。

「咳，真該死！真該死！」

孟平嚇得一跳，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校長重新喝了一口酒之後，才向孟平說道：

「唔，再來一樣菜吧！」

孟平見他醉了的臉子，已在兜橫起來，就趕忙回答道：

「不要，不要，我已吃飽了。」

同時便把碗裏的飯三口做兩口地吞了下去。

後來，算了帳，兩下分手的時候，校長還在運用着發僵的舌頭，獨自恨恨地咕嚕着：

「真，真，真該死！」

孟平一面走在歸途中，一面鬆口氣似的微笑道：

「嚇，這傢伙有趣的東西！」

二

上燈的時候，孟平已把他的床，他的書箱，帶進校長的寢室了，但是校長却還沒有回來。抽斗仍舊沒有關，斜掛在桌子邊上，裏面的信紙信封（多半是寫過字的）和空香煙盒子，彷彿怕熱一樣，爭先向外擁擠着。籐箱依然從床下露出半個身子，礙着人的足步，好像牠也要出外納涼似的。

床上的藍麻布帳子，一直是籠罩得那麼嚴密的，但打鼾的聲音却已沒有了。孟平輕

輕地安置着自己的東西，一面心裏納悶着：原說是一切都不管地來到這個可以糊口的地方了，但同校長夫婦一塊兒擠在這麼一個小屋裏，總是一件不大妥當的事情吧？

他把床把箱子安到適當的地方時，周身已然流汗了，打算把西裝長褲脫去，露出短褲來涼一涼爽，但想着帳子裏面，倘若還翻着那位校長太太的話，這終於是有點令人感到不好的。只好站在窗面前，拉開領口，拿本雜誌來當着扇子搨了一會。衡堂裏面還像白天一樣，織什麼東西的機子，一直是嘍哩咯哪地嘩噪着，且雜有孩子啼哭和叫囂的聲音。休息一會兒，才又把鋼筆墨水瓶和幾本心愛的書，同校長那把沒蓋白磁茶壺，一道兒擠放在條桌上，並且在桌上寫字放手腕的地方，再鋪上一張乾淨的報紙。於是這時候，一種喜悅之感，便從心上慢慢浮起：謝謝天，從今後，可以安安心心地在燈光下面讀一點書了，再不會爲了第二天的生活擔憂，月終的房錢發愁！

口有些乾，看看校長那把沒蓋的白磁茶壺，裏面沒有水，只是一些泡了多天的茶葉。

打算下樓去，向那貼太陽膏的女人要一點來吃，但想起剛才來時，她還是從床上爬起來開門的，便不好再去囉唆她了。

躊躇在亭子間的門口，趁着射出去的燈光，便看見後樓和前樓的門，都是關得緊緊的，並且全上了鎖，怪了，白天睡覺的那些人，到那兒去了呢？孟平不禁有些詫異起來。也許校長太太也走出去了吧，這樣想着的時候，便掉轉身來對那沉沉垂着的帳子瞧了一陣。打算走過去拉開，證實自己的推測，以便一個人好痛痛快快地涼爽一下。但馬上覺着，這會糟糕的，萬一人在，怎麼好鬧得大家都知道新來的教員就在拉看校長太太的帳子，那才丟臉哩。同時眼睛順到床前的地方，就看見男鞋子女鞋子正擺了好幾雙在那裏，便警覺地想道：唔，幸好沒有那麼一下哩。

於是，只好規規矩矩地坐在燈前，翻出一本書來瞧瞧，消去這個令人不能睡眠的夏夜。一面，不時抓本雜誌來搨搨，使衣褲裏面發汗的皮膚得到一些可憐的恩賜。同時想着

先前往在偏促的後樓上，隨便穿一條短褲的事情，現在倒反而覺得那是怪可留戀的了。十點多的時候，校長回來了，亭子間的局面，才突然改變了樣子。掛起帳門，自然沒有睡着那個令人拘束的太太，而且校長那種事事隨便的風度，先就使人感到了解放。校長起初把上身的衣裳脫光，一面喊着：

「呵，熱得很！熱得很！」

跟着，一眼看見了孟平，就笑起叫道：

「哪，脫了！脫了！唔，還籠着那樣的褲子？」

一面又抓着桌上那把沒蓋的白磁茶壺，看也不看，就湊在嘴上一喝，只有陳茶葉的壺裏面，便立刻發出區區的空響的聲音。接着嘴裏鑽進了好些茶葉渣子，他馬上嚙的吐了之後，就披件衣衫，走下樓去打開水去了。

孟平一面脫着西裝褲子，一面望一望那張空床，想起剛才的拘束和儂氣，便禁不住

好笑起來。

校長走了回來，並不立刻放下滾燙的茶壺，先對着嘴巴吹了幾口氣，乘熱喝了一下，然後才倒下床去，一面向孟平叫道：

「我們躺下講話吧！」

孟平照辦了，但校長却又忽然爬了起來，一壁說道：

「嚇，我簡直忘記了。」

隨即在一個角落裏，將他先前帶回來的一捲紙包，很快地打開，對着孟平高興地說道：

「你看，這是萬國旗，這是粉條……明天一早就掛起來，教室弄乾淨點。後天，叫他們來看看，我肯信，這回還不捐錢麼？」

還沒等及孟平抬起身子來看，他又把紙包捲着了。孟平只好撐起頭來搭話道：

「我覺得，那些桌子是該設法換一換！老實說，就掛起——」

「不要急，我告訴你，只要他們肯捐錢，桌子麼？那算什麼，換就是了！」

校長又抓起沒蓋的茶壺來，樣子現得極有把握似的。

孟平却這麼說着：

「就掛起萬國旗也不好看，爲什麼？那是配不上哪。學校的設備，我以爲，第一要整齊劃一，來參觀的人才會——」

校長急忙將一口熱茶勉強吞下肚去，搶着說道：

「孟先生，你的話，滿對，滿對！我早就想到了，不僅換桌子，還打算這樣哪，叫學生買操衣操帽，個個叫他打扮成小兵兒子一樣，看起來，那多好呀，可是，一個人都不會來了一個！」

說到這裏，又把茶壺嘴子湊上自己的嘴巴，咕咕咕喝了兩大口，向孟平問道：



「你要喝麼？」

雖是這麼問着，但茶壺却往桌上放去了。

「你不知道，這裏的學生們，不像那邊呀，冬天連鞋子帽子也沒有，這，你叫他坐漂亮的桌子麼？怎配呢？並且，我告訴你。」

立刻放低了聲音，向孟平床前走了一步，彷彿要說出一件祕密似的。

「那些捐錢的傢伙，什麼也不懂呀，只要你在大聲地教，學生大聲地讀，人多，鬧得哇啦哇啦地，就對了！」

校長說得精神勃勃的了，一點也沒有想睡的意思，隨即轉身去，找尋他的香煙。

孟平是學過教育來的，聽了校長這一番話，又是詫異，又是納悶，同時頸骨又給手掌撐痛了，而且很是疲倦，便把頭放下枕去，默默地躺着，心裏想道：

「別同這粗人談了，讓睡眠來安慰自己吧！」

可是睡不着。校長吸着烟，躺在床上，老是講這講那的。並且，不時總有一口滿帶烟味的濃痰，很有力地投射在地上，刺激起人的厭惡。

孟平剛要打迷昏昏了，卻又被這樣的話打着：

「你說對不對？……睡着了麼？」

若答聲「對」，他就更加高興了，非常有精神說下去。倘如說「不對」，那他便會坐了起來，大聲地問道：

「那我倒要聽聽，你說吧！」

孟平只有勉強含糊地答應，作着不置可否的聲音了。

不理怎的，到後來，孟平竟然同校長吵鬧起來，是爲着懸掛萬國旗的事情，並且，甚至被對方拍着巴掌威嚇：

「真該死！真該死！」

等到一下子神經清楚了，才覺出原來是做了一個不愉快的夢，而那對方呢，却正在甜密地睡着，從那邊床上發出了甜美的暢快的鼾聲哩。

「呸，這混蛋！」

孟平感到不平似的暗暗罵起來了。

第二天早上，孟平一早就爬了起來，正用冷水措面的時候，樓梯響着，幾個提着飯盒的女子走上來了，有的去開前後樓的門，有的却走進亭子間。她們的臉都是蒼白的，缺少血色，頭髮上粘着飛絮似的棉花。大家對孟平奇異地望了一眼，就用手掀一掀睡着的校長，像報告什麼緊急事情一樣地叫道：

「張先生，張先生！」

一直連拉了兩下，張先生才把頭抬了起來，紅起眼睛不高興地埋怨道：

「叫什麼清早八晨的！」

一個尖下巴的女子，不滿地笑了一笑，扁起嘴巴說道：

「嚇，叫什麼？你在做夢哪？敏捷都被開除了，你還不知道嗎？」

「哪個……敏捷開除了？」

張先生吃驚地問着，就從床上跳了下來。一面赤裸着上身，尋找着昨夜脫下來的衣裳，一面喃喃地罵着：

「媽的，這東西又來了……真該死，真該死！」

她們都現出十分疲倦的樣子，覺得要說的事情已經說了，再要添講些什麼，好像也沒那麼氣力似的，便各提飯菜盒子走散到前後樓去。

校長穿好了衣衫，將昨夜白磁壺裏剩下的冷茶拿來全灌進嘴巴，但並不吞下去，只是把頭一仰一俯地，讓水在口腔裏作聲地響着，等到快要引起嘔吐的時候，才忽然一下伸長了頸子，虎地一聲全吐出窗外去。

不知那個倒楣的剛打下面走過，不偏不歪地正把頭來迎接着這口臭水了，因此，馬上送上來這樣惡毒的罵聲：

「我操你奶奶，你在刷馬桶哪！」

校長向窗外恨恨地看了一眼，便拿着他那沒蓋的茶壺，逃走似的跑下樓去了。

隔一會，樓梯輕聲地響着，一個女子慢慢地走進亭子間來，神情又疲倦又頹喪的，望了一眼孟平，便向校長的床走去，一面自言自語似地問道：

「阿爸囉？」

孟平理會這大約是校長的女兒了，便含糊糊地答了一聲：

「泡開水去了。」

女子沒有說什麼，只把手裏的飯盒子放在地上，自己就靠床邊坐着，一面打量屋裏新安置的東西，一面張開嘴巴大打着呵欠。

孟平這時記起了，昨天瞥見睡在床上的那個側面，不正是這位女子嗎？從她身材和聲音看來，只不過十三四歲吧了，但她那蒼老的面容上，却表現出成人一樣的神情呢，——就因為這，便使孟平把她誤認成校長的太太了，而且還白費了許多的擔心。想着想着，孟平不禁暗自好笑起來，只得將頭埋在翻開的書上。

校長一進門看見床邊上坐的人，臉便緊繃着了，很重地把茶壺擡在桌上，開水就從沒蓋的口子上濺射出來。然後偏起頸項惡狠狠地問道：

「你是不是打算要養老了？」

床上坐着的人，並沒現出害怕的樣子，只是青着臉，翹起小嘴巴，生氣地抵塞道：

「這怪得我麼？他打人呀，紅不說，白不說，就兜頭給你兩個耳光……我是去做生活，不是給他打的哪……阿爸，你先稱斤棉花去紡一紡，（意即訪一訪，）不要這樣開口就罵人！」

話語雖是這麼潑辣，但那略帶捲舌的音調，却是現出好些可愛的孩子氣的。

「媽的，看你這張嘴巴呵，就是該挨打的，他不打我都要打。」爸爸氣惱地罵着，一面轉身來抓着他的香烟盒子，順手碰一碰孟平，「你看，這東西的脾氣，壞透了！不知哪裏學來的，那張戾嘴巴，拿摩溫罵她五句，她就會罵人家六句，一個眼一個釘子的，簡直不讓人。前次就開除過，全靠我的面子，人家才又用了她……現在，我是不管你的了，讓你到街上去討口飯是沒有給你吃的！」

爸爸將點燃香烟的洋火，生氣似地丟向窗外，便通通地走下樓去了。

女兒灰白的臉上，現出無助的神情，漸漸傷心起來了，淚珠凝在眼角邊上。

孟平覺得自己是一個生人，還不便在這父女糾紛中間纏了進去，一切總是謹慎小心的好，便悄悄地拿着那塊紙包的萬國旗，到下面去開始整頓教室的工作，做他自己份內的事情。

教室裏仍是雜亂地擺着桌子板凳，黑板上那首諷刺先生和學生的歌謠，也還存在，只是「張先生，要籠燈」的「張」字，却已變過，換上一個「孟」字。孟平立刻紅漲了臉，生氣起來。——啐，這非清出底細，加以懲治不可！自己不教這書都可以的。後來下細思索一會，覺得這是外面的人幹的，當時沒有抓着，過後自然無從清查，如果鬧了起來，不但得不着結果，倒反而弄成人衆皆知的笑話了。以後要對付外面這種搗亂的傢伙，須得留心學校進出的人，並該建立嚴肅的校風才是，因為校長也實在太馬虎，太不行事。不然，哪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最好的辦法，還是趁人不見的時候，將牠擦去，使小事化成無事。

孟平剛剛尋着一塊破布要擦的時候，石庫門呀的一聲響了，就馬上一驚，掉回頭看，原來是兩個十二三歲的孩子鑽進來了，似乎在遊戲，一前一後地追逐着，並且互相投擊着石子。

「你們來做什麼？」



孟平做出責斥的樣子。

「號長叫來掃地。」

一個鼻子下面缺片嘴唇的孩子，說不清楚地爭先說着，並且現出不馴善的討厭樣子，

「走開，走開！這裏是學堂！」

孟平氣汹汹地這麼叫着，一面舉起雙手來向外揮舞，因為他覺得對於外邊的閒人，要嚴加禁止，就該從今天做起，不然學校是無從整頓的。

等兩個頑皮孩子走了之後，孟平才又用那帶着粉筆灰的破布擦掉黑板上那些觸目的字句。

這時校長走回來了，後面尾着四五個赤足的孩子，其中還有剛才趕開的那個缺嘴。

「孟先生，我特地叫來掃地的，你怎麼不要他們……難道你打算自家來麼……那

就今天開不成學！」

校長現着詫異的臉色，且帶着幾分責難的神情。

孟平一肚皮的不滿意立刻發作了。

「你怎麼不叫個啞子來？那不更好麼……我簡直不曉得他說什麼？」  
隨即用手指一指缺嘴。

校長陰沉着臉，沒有說什麼，只是向孩子些揮一揮手，吩咐一聲：

「動手吧！」

就走進灶披間去了。

校室是許多天沒有掃過的，孩子們掃時又沒洒水，便弄得像放黃煙似的，一屋子全是灰塵。

「怎麼這樣的掃地，你們的先生，校長，都沒教過麼？」

孟平避到教室門外，一面用袖子揮開塵灰，一面高聲地嚷着，這並不是要責備學生，在學生面前裝面孔，倒是有意要同校長生氣的。

但在學生的眼中，却都認爲這位新來的教師是頂嚴厲的了，一聽見孟平這樣嚷，便一齊停着手，現出不知要怎樣好的臉色。

「掃地，要先洒點水，我告訴你們，不洒點水，灰塵到處飛起來，是不合衛生的。只有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會亂掃地。」

孟平這些話也無非是向灶披間裏面的校長說的，所以仍舊嚷得很大聲，等到看見孩子們還莫明其妙的呆立着時，才放軟和了聲音現出好臉色吩咐：

「快去拿水來，讓我教你們掃！」

孩子們都爭先恐後地跑去拿去了。孟平原本是高興孩子的，現在看見他們都很聽說聽教，便有點喜歡起來。同時覺得他們先前沒有遇過好的教師，實在是件很可惋惜的。

事情。

掃除完畢的時候，校長走出來了，啣着一枝香煙，悠悠然吸着，現出要出門的光景，看那臉上透着坦然和愉快的神情，彷彿剛才孟平同他生氣以及女兒開除的事情，都全不會發生過似的。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甚麼事都是滿不在乎的，而且又很粗心大意，常常忘記這忘記那的。黑板上寫的那些句子，孟平是已經氣得非同小可了，但在他却是不值一笑的，也許竟自還沒注意到呢。他在教室裏看了一下，彷彿很是滿意的，便一面在講桌上抖着烟枝上的灰燼，一面高興地說道：

「這不錯，這不錯！」

隨即向孟平做出慫恿的臉色，把話接下去。

「孟先生，今天偏勞你了……一切憑你辦吧，我還有點事情！」

說畢，就帶着一股藍色的烟圈子，忽忽忙忙地去了，好像有人在外等他叫他的。

「呸，這東西就全推在我身上麼？」

孟平見他走了，幾乎要這樣叫起來，又同時想着到底今天上不上課，有沒有學生來，教授書在什麼地方，並且，自家又該在哪裏吃飯，都全沒交帶清楚，就走開去，真是混蛋極了。接着又看見剛剛洗拭乾淨的講台上面，已經給他抖下一堆烟灰，便更加使孟平生氣，暗自咕嚕道：

「該死！這沒受教育的東西，也讓他辦起教育來了！」

等一會，一個酒店老板那樣的人走來，臉上掛着一個紅頭的大鼻子，聽見張先生沒有如約等他，便鄙棄似地，朝地下吐了一口痰，邊走邊罵道：

「這傢伙，我找得着他，準又打牌去了。」

孟平瞧見打掃乾淨的地方，又吐上一口痰，心裏越發不暢，他覺得連這個地方的人

都是討厭的。隨即從懷中摸出記事冊來，在學校需要購買的用具項下，就又添上一款：

「痰盂兩個。」

這時那個貼太陽膏的鄉下婆子，帶着滿臉的油汗和一點灰屑，走了出來，一面現出愚蠢的傻笑，向孟平招呼一聲，一面就將一大把筷子和十來個飯碗，分放在兩張桌子上面。

孟平看見了就皺起眉頭，趕忙搖着手道：

「啐，不行！要做飯堂麼？不行！」

那鄉下婆子吃驚地睜大眼睛，彷彿覺得這裏不准擺放碗筷，倒是太奇怪了的事情一樣。

於是，孟平便向她解釋一番，說是教室弄成食堂是不大體面的。並且放書寫字的桌子，常常滴上菜湯油漬，那怎麼要得呢。

那鄉下婆子，便現出不滿意的樣子說：

「人家先前的劉先生都沒這樣說呀！」

「先前<sup>？</sup>，先前<sup>？</sup>現在是要改革哪！不要多說了。快拿進去，這樣擺起，實在太不像了！」

孟平一壁不高興地這麼說着，一壁就親身去移那些碗筷。

那鄉下婆子便着急道：

「呀，先生，沒地方呀，人又多！是我老不懂事的麼<sup>？</sup>，等一會，就看見了，你先生還要在

這裏吃飯呀。」

孟平沉吟了一下，覺得她說的話也不無道理，便粗聲粗氣地說道：

「好，那就快一點，等會學生就要來了。」

接着擺一擺下巴。

「咳，這得想法子，這得想法子，頓頓這樣，怎麼成？」

傍晚，前後樓的女子都提着菜飯盒兒要去上夜工的時候，校長拿着一本簿子，忽忽地走回來了。他一進門，看見孟平在教室裏一壁搨扇子，一壁翻着什麼書，便問道：

「今天學生來得多嗎？」

孟平沉着臉，用鼻子噓了一聲，現出要理不理的樣兒。

但是校長却來不及聽他的回答，便把手裏的簿子丟在書桌上，趕先向出去上夜工的女子喊道：

「喂，等一等！敏捷！叫她一塊去……金菊！你去喊一聲！」

「怎麼叫她去……又說好了麼？」

那個尖下巴的女子，把飯菜盒子朝桌上一頓，驚喜地這樣問着。同時，那個叫做金菊



的女孩子，馬上頓頓地跑上樓去，一面像報告好消息似地大聲叫道：

「敏捷，快起來，去上工呀！」

校長抬頭把掛的萬國旗望了一下，才高興地對那尖下巴的說道：

「那怎麼說不好？我們老朋友呀……嗯，屋子裏真熱！」

一面就解脫下他的長衫子。

「那末，你今天又同他們打麻將了。」

尖下巴的女工現出半似探問又半似料定的口氣。

「那不消說。」

校長不介意地答了一下，便又向萬國旗看了一眼，對孟平說道：

「孟先生，我覺得，那邊還要掛過來一點。」

孟先生已經站起來了，正抓着校長剛才丟下的那本簿子在翻看着，像是對於他的

指責不以爲然似的，只是嚇了一聲。

校長還打算再問一遍，却因尖下巴譏笑的聲音，使他不得掉回頭來了。

「嚇嚇，那麼，這一下午又輸了多少呢？……你這位先生真該收得手了！」

「輸那容易？」

校長不高興地回答一句，便就着挨近的板凳，默默地坐了下去，用手掌擦了一下額上的汗珠，隨即屈着一根指節子，照着桌面，擊了一下，向灶披間埋怨似地叫着：

「老三嫂，怎麼不端飯來吃哪？」

亭子間上面吼着金菊的聲音。

「起來，起來！等下遲了。」

校長便用拳頭打了一下桌子，生氣地說道。

「你們去把她拖下來！……這狗東西，皮子在發癢了。」

接着便有幾個等得心急的女子走了上去。

校長正端着碗吃飯的時候，敏捷連勸帶拖地給人扶下樓梯來了。她滿面現着倔強的神情，頭髮睡得來像亂雞窩一樣，嘴邊賭氣地說着：

「我不去，我不去！」

校長把飯碗往桌上一擲，驀地站了起來，將手朝女兒一指，粗魯地罵道：

「你不去？你不去？……你要當婊子哪！」

尖下巴的女工紅起臉啐了一口。

「你真是！這是你親生的女兒呀。」

貼太陽膏的老三嫂，趕忙跑了出來，氣汹汹地說道：

「你發瘋了！人家今天一口飯都沒沾呀！」

跟着，把哭起來的敏捷摟在懷裏，拿她那老是油污的手拍着，一面安慰道：

怨：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聽乾媽的話，快吃點飯！……」

一面就推她到桌子跟前，敏捷却下死力似地抵抗着，不願吃東西，只是邊哭邊抱

「工錢也落不到一個，我……我幹什麼去挨打……」

「喂，敏捷，你聽話點呀，你看，人家都在等你哪。」

老三嫂也感到爲難了。

校長馬上跳過去，虎的就是**一巴掌**，一面鼓起眼睛喝道：

「你在想死了！」

別的女子們趕緊攔的攔，拉的拉，幾乎把桌子都要擠倒下去。

老三嫂氣得渾身發抖，顛顛地說道：

「讓他……讓他，就讓他打呀！」

孟平也拉着校長帶着責備的口氣說道：

「張先生，你該好好地教才是，又打又罵，那怎麼成？並且你還是辦教育的人……」  
校長就急口搶着說道：

「孟先生，你不曉得這東西的脾氣，狗坐轎子不受人抬，只配打呀……你不知道：我爲了她，一下午哪，還把那個也……」

說到這裏，周身氣得抽搐着，說不下去，就單用手指一指拿在孟平手裏的簿子。  
尖下巴的女子拉下兩邊嘴角，不滿意地譏笑着：

「一下午，哼，一下午！」

孟平便走去拍拍敏捷的肩頭：

「敏捷，去好哪，爸爸都替你說歸一了，還不好麼？這樣在爸爸面前硬，是要不得哪。」  
敏捷一面摸着她那發燒的臉，一面尖起嘴哭着說：

着。

「還說我硬麼？哪一個月的工錢不是給人家輪光呢？囁囁，還說人家。」

老三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埋怨似的說道：

「敏捷，誰叫你生成一條苦命呀！」

外面響着工廠放哨的聲音。

尖下巴的女子把飯盒子一提，拉着敏捷朝外走去。

「快走，快走，再一下就來不及了。」

敏捷似乎已哭軟了，這下子才讓人拉着出去。其餘的女子都慌慌忙忙在後面跟隨

老三嫂忽然記起了什麼，趕緊走到門口去，大聲喊道：

「喜二姐，讓她吃點東西哪！」

沒有人回答轉來，只聽見一片嘈雜的足聲，響到街堂外面去。

術堂裏面織着什麼的機子聲音，也已暫時停息了。燈光在開始燃着。

夏天的黑夜快要到來了。

校長重新坐下來吃飯，咀嚼得怪有味的好像剛才吵鬧的事情已經是隔得很遠很遠的了。

孟平便走到他的對面坐下，摸出筆記簿來，把學校必得購買的東西一一向校長報告着，唸完之後，才這麼說了一句：

「錢是不多的，只消四五元就夠了。明天就去買吧。」

校長把筷子朝碗邊一敲，沉吟了一下才說道：

「這個，這個，等幾天好嗎？」

「怎麼？這還要等嗎？你看，樣樣都缺少不得，譬如黑板沒有擦子，叫我用手麼？」

孟平感到不愉快起來。

校長吃了一口飯，才抬起頭來，朝黑板那面望了一望，說道：

「那裏不是有張擦黑板的帕子嗎？掃地掃去了麼？」

「那用得什麼？一拭滿手都是灰，我早叫學生把牠丟進垃圾桶了。」

孟平說着站了起來，便在教室裏面來回地走着。

校長要想說什麼，又一下子不說了，便埋下頭，吃他的飯。

這時老三嫂點着玻璃罩子的洋油燈出來，安放在校長吃飯的桌上。校長一面朝空

飯鉢子望了一下，一面向老三嫂說道：

「再添點飯來！」

「吃完了麼？裏面一點都沒有了。我還沒吃呢？」

老三嫂也朝空飯鉢子瞧了一瞧，隨即吞了一口唾液。

校長把筷子朝碗邊上重重地一敲，就埋怨道：



「怎麼不多煮一點呢？你不曉得今天添了人麼？」

「怎麼不曉得？」老三嫂向孟平看了一下，本想低聲告訴校長的，但爲了生氣，便大聲地說出來了。「倒是你忘記哪，我不是早上告訴你，米沒有了麼？」

校長把碗筷一丟，忽然站了起來，亂搔着自己的頭皮罵着：

「真該死！真該死！我簡直……哼，就是這個小雜種，就是這個小雜種，不爲她的事，怎會這樣呀！」

一面抓着先前脫下的長衣衫，便氣昂昂地走上亭子間去了。

孟平便把校長帶回來的那本簿子再翻開來看看，因爲他心裏這樣猜疑着：

「難道剛才我看錯了嗎？」

但是，簿子裏「十九日陳發祥捐五元正」下面，不正是寫個大大的「收」字麼？

校長拿着那個沒蓋的白磁茶壺，走下來了，一面喝着那裏面的冷茶，一面向收拾碗

換的老三嫂問道：

「明天的菜錢總還有嘛？」

「還有個屁，這麼多的人，十幾個鋼板，夠做什麼？今晚上我不吃點東西？」

老三嫂粗魯地疊着碗，碰出刺人耳朵的聲音。

校長沉默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盤算着：

「今天十九，五天，一天，唔，月大嗎？月小？」

其實他自己都認定了是月小，但還是向教室裏來回走着的孟平問道：

「孟先生，這個月月小嗎？」

人在心急的時候，總是不大相信自己的。

「不，月大囉。」

孟平冷冷地。

「怎麼？又是月大？前個月不是大嗎？」

校長屈着手指節子，朝桌上敲了一下，彷彿感到奇怪似的。

「沒有辦法，他們偏歸定七月大八月也大哪。」

孟平覺得好笑，便嘲弄似的說着。

「真糟糕！那就要多等十二天了……洋鬼子簡直行得沒有道理？獨獨現在又來一個月大。」

校長氣憤憤地，把茶壺抓來灌了一口，又忽然地攢在桌子上。

「那不要緊，還是行我們的陰曆好了，管他洋鬼子什麼的。」

孟平仍舊帶着嘲弄的口吻。

但校長却老老實實地駁斥道：

「哼，還不是在鄉下哪！孟先生，你那裏曉得？若是照月大，紗廠裏的洋鬼子，那真可惡，

不到三十一號下午，斷不會發錢的，提早一點點也不行……你看，這就爲難我了，工錢不到手，我怎好要伙食錢呢，她們這些女的，在這裏又沒親沒友……」

老三嫂拿着銅板，咕咕嚕嚕地朝外面走去，聽見校長這麼說話，便邊走邊抱怨道：

「少打幾牌，甚麼都有了！」

「這是我自家要打麼？請問你。」校長向老三嫂的背影，突然把頸子伸得長長的，但見老三嫂只是走出外去，沒有理他，便掉轉頭來，對孟平說下去，「你看，女人家些，簡直不懂事，不同人家聯絡，你能介紹人去做工麼？你能辦學校募捐麼？要是在別人，我那小雜種，誰肯用她……那樣不服打不服罵的脾氣，這裏同鄉又天天跑出來，什麼水衝了莊稼呵，什麼淹死了人呵，你能塞着耳朵不聽麼？」

孟平這時候才漸漸恢復了嚴肅的態度，因爲面前這個人肩上的重量，他已慢慢覺出好些來了。雖然還是說着非難的話，但已沒有嘲弄那樣的口氣。

「難道同他們聯絡，一定要打牌麼？」

「不僅打牌，還要吃酒呀。嚇嚇，孟先生，你真是摸書本子的人。」這回是校長嘲笑起來了。「你哪裏知道，他們不像你我，肯這樣坐着，規規矩矩的談哪。你一去，不是喊，來得正好，剛缺一個；就是說，看一看，打這一隻對麼？你還好意說，不要鬧，我有正經話同你談呀。那才是傻瓜哩！這得聰明一點子，讓他吃幾隻牌，贏上幾盤。這時候，再有困難的事情，也變容易了。你才開口……今天我那小女……他就會搶過去……不要講了，我懂得，今晚叫她去吧……孟先生這層人就好在這裏，痛快，用不着你去求爸爸告奶奶的……可是，你得小心，要是你贏了他，那就免開尊口的好。你還須拍拍他的肩膀……李先生，走，吃一杯，我請客……」

校長說到這裏便嘆了一口氣。

「這一來，我的錢可就花得不少了。贏了喃，大家吃了喝了。輸了呢，就只好陰逸逸地

一個人趕回來，吃冷菜剩飯。要是心裏不好過麼？我便抓着那個小東西，打一頓出氣。」

像是有些生氣了，抓着茶壺咕咕地喝了一口，看了那本捐款簿一下，又繼續說下去。

「唉，不提還好，一提起，真是惡人的肚子。你想，接錯了線，人家管理人不管麼？又不是瞎子。我回回都在告戒她，敏捷那摩溫打打罵罵有什麼要緊，你該學金菊姐她們一樣，不要還嘴，不要回手哪，可是這東西，真是一條牛，生來麻煩我的，嘴巴子翹起尺多高，譬如今晚吧，孟先生，你是親眼看見的，不該打麼？那個的女兒，敢在老子面前那樣橫？我簡直沒見過……說到底，一句話，這是來討債的，叫我今生今世一個一個地還出去……」

孟平聽到這裏，便覺得他那女兒年紀才十三四歲，面孔就磨折成大人一樣。說是金來討賬的，似乎還缺少些理由，並且他的牢騷話，好像還是無窮無盡地，便不高興再聽下去了，打算上亭子間去看看書，就一面走一面感嘆似地說：

「做人總是不容易的。」

「是呀，真不容易！」校長同意地說着，一壁拿着那個沒蓋的茶壺，尾上樓去，在樓梯上邊走邊說：「所以，有時想想倒是率性打打麻將吃吃酒吧，不是日子怎麼過呀……像今天晚上……」

孟平皺一皺眉頭，心裏不高興起來：

「怎麼又尾着說起來了。」

但是，走進亭子間，校長却沒有說話了，只是靜靜地坐在床邊上，雙手抱着那隻沒蓋的茶壺，也不放開，也不拿來湊在嘴上。

孟平感覺得屋子裏面還很熱，便把半掩着的窗門全行打開，然後對着桌子坐了下去，隨便抓一本書來看，但是，看不進去，因為學校開不起伙食的問題，已經使他心緒不甯起來了。

這時術堂裏面織什麼的機子聲音，又重新在響着，其間仍然夾雜些孩子的吵鬧和

叫慰。

校長站了起來，將茶壺放在桌子上面，便走到門口去站了一下，用手搔着頭髮，向外自言自語地說道：

「唔，來不及了！」

隨即轉回身來，抓着那隻沒蓋的茶壺湊在嘴上，呼的喝了一下，然後對孟平望了一望，說道：

「孟先生，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孟平抬起頭來，問道：

「什麼？」

「學校用的東西，我懂得一點也不能少，可是現在錢還不方便，我想等幾天來買，好嗎？」



孟平看見明天吃飯都成問題，早就不堅持馬上便買東西的意見了，現在只覺得校長還要這樣來鄭重地商量，實在是有些可笑，或者竟可說是蠢笨呢，便隨便應了一聲。

「好吧！」

校長便接着說道：

「孟先生，我還要商量一下，打算同你借點錢，至遲十二天，就還你，那時候……」

「錢？」

孟平驚異地張大着眼睛，想不到校長竟會來這麼一手，但還沒有說出話來，校長就又搶先說下去了：

「那時候，工錢就發下來了，洋人家就這點好，從不拖欠一天的。孟先生，你要曉得，不是別處借不着，就是利息重呀，那些放印子錢的，真該拿來一個一個的槍斃……孟先生，你借我十塊吧，沒有，七塊八塊都可以……我打算今晚上去買半袋米來……」

孟平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情，竟紅起了臉，現着抱歉的神情說道：

「校長，這真對不起！有錢我一定借你，可是現在真對不起，一個也沒有。」

校長彷彿不相信似的，仍舊要求着，做出十分懇懇的樣子。

「孟先生，你請放心，一定還你的，一定，伯倫，他就曉得，我決不是一個扯爛污的傢伙，並且，明明白白的，喜二姐她們還在替洋人家做工哪……」

校長這樣不相信的態度，這樣不客氣的神情，孟平便快要生起氣來了，就站起來拍一拍衣袋子，說道：

「校長，請你相信我的話，我從來……我從來沒有說過假話，實在告訴你，現在沒有錢！」

但校長還是勉強做着笑臉，說着：

「那末，孟先生，不多說了，一兩塊我想總有的，只要渡過明天早上就好。今晚至少也

要買點米來，够明早煮稀飯。」

孟平這時真真動氣了，便大聲嚷道：

「好，你就搜查吧，箱子床鋪都在那裏，你就搜查吧！看我到底是不是……？」

校長趕忙一面拍着孟平的肩膀，一面陪着笑臉，說好話：

「不要動氣，不要動氣。孟先生請你原諒我，這全是把我逼得慌了哪……同時也怪

我們相處得不久，才這麼短短的一天……唔，還是去找紅鼻子的好……」

隨即點燃香烟，走下樓去了。

「這混賬東西。」孟平心裏憤憤地一面在屋裏來回地走着，「要是我有錢我還來你這個倒楣的學校麼？另打主意吧，省得這麼麻煩。明天去找老陳，借錢來搬家，再不然就搬到他那裏去擠。哼，這個倒楣的學校，伯倫這東西，也該去信罵一頓。簡直拿我開玩笑！」

昨夜這個時候，孟平正還安排東西，做着安適的夢，現在呢，却又像從夢中醒來，重新

看見那些不安定的日子，連續地擺在後頭。

這一夜，孟平記一點發抒心情的日記，睡得很遲；第二天早上醒來，已經不早了。洗了臉，剛打算收拾東西轉去時，校長却回來了，先在下面吩咐老三嫂賣米買菜，隨即上亭子間來，毫無芥蒂地向孟平打着招呼，顯然，昨夜的事情已忘記了。而且神情現得十分高興。好像艱難的日子並不磨折他一樣。

「孟先生，你把買東西的單子給我，今天就買吧，我還想叫人來刷刷壁頭，粉牠一下，……吝惜什麼呢？要辦就辦好一點，孟先生，你說是不是？」

孟平倒反而感到不自然起來，因為昨夜的事情，尚不能像他一樣，就那麼容易地忘去了的。只有不置可否地應着，樣兒也顯得冷淡。但校長却不留心這些，一面就將孟平放在桌上的日記簿抓來翻看着，一面說道：

「是不是寫在這裏？讓我拿去吧。」

孟平見他在這麼隨便地看人的日記，便不大高興，一手抓過來，說道：

「待我抄給你！」

校長就拿出香烟來吸他的，一面還說着整理學校的計劃，什麼桌子在不久的將來，就一定要掉換之類等等。看見孟平抄完之後，又叮嚀一下：

「再想一想看，有些零碎東西，就率性一道買吧，免得用時候又沒有……作興現在正有着錢……」

同時從懷裏摸出紙票來數着。

這時，有幾個赤足孩子，同着昨天來讀過書的一齊出現在亭子間的門口。彷彿是抱着好奇心，特來看看新到的先生似的。他們的臉上，露着天真無邪的神情，羞澀地各向孟

平喊一聲：

「先生！」

校長高興地向他們問道：

「昨天做什麼不來讀書？」

「不知道……今天他才告訴的。」

孩子們都這樣應着，並向那個昨天曾來讀過的麻面孩子望了一下。

麻面孩子便做出很懂事的神情，招呼他們道：

「走，下去打掃教室。」

大家都很歡喜地跑下去了，移得教室裏的桌子板凳轟轟地發震。

麻面孩子彷彿要特意使先生知道似的，在樓下大聲地喊道：

「不要忙，不要忙，讓我先來洒點水！」

孟平在寫着購買用具的單子時，心裏還沒決定去留，總是躊躇着，等到看見這些窮

孩子原是這麼熱心的當兒，便打消了轉去的意見，而且懷起另一些熱望，另一些安慰。

四

但是，在讀書方面，孟平並沒有發現出學生們有什麼特別的興趣，他們倒是對着書本子打盹打呵欠的時候多些。只在先生從旁鼓勵或者高聲責斥時，大家才一齊嘩噪似的讀了起來。如果抽身走開一會，聲音便息下去了，他們就在互相發明着小小的玩意：用紙團子彈別人的面孔。

說是他們根本就不愛讀書麼，却又不是，他們每天一早就來，爭着打掃教室的熱忱，也並不減退。後來孟平漸漸覺察出來了。原來他們高興的，是唱歌，是聽故事。一來之後，便問：

「先生，今天有唱歌嗎？」

或者他們在先生面前，故意提起故事中主人翁的名字，好使先生再把昨天未完的

故事續講起來。而且，上音樂的那一點鐘，他們才真是快樂呢，髒污的臉蛋上，也發出了稀少的光輝。平常許是討厭他們缺嘴，麻面，以及吊在鼻管上的濃鼻涕的，在這時，聽着他們歡快的歌聲，也竟會認他們是天使起來了。

至於聽講故事呢，那他們真是專心到了極點，眼珠子直對着先生，動也不動地；倘若有人不自覺地移動一下，發出聲響來，旁人就會向他做做警告的眉眼，或者直接干涉他。這是由於他們從來都不會聽過什麼故事的原故，本來爸爸媽媽是該講給他們聽的，但都日夜忙在紗廠裏面去了，除了吃飯睡覺會碰在一起而外，其餘閒着一道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

孟平知道校長不懂教育，而且也不管什麼功課的，便打算憑自己的理想，實施新的教育方法，將乾燥的教科書鐘點，逐漸減少，由唱歌的歌詞着手，叫學生認識新的單字，再從故事這方面，或明或暗地灌輸着各種應具的常識。自然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歌



曲和故事都不够用，且不合式，好些須得自家創作，但孟平覺得即使不成功，也是有味，值得幹的。

起初教的歌，講的故事，都是隨手選來，也許並沒達到孟平所期望的目的，但在學生方面，却着實有了生氣，人數也在漸次加多。並且他們很聽孟平的話，就是幫老三嫂剝毛豆洗青菜的討厭事情，只要孟平叫一聲，也是極願意去做的。

校長因為學生加多，就更加高興，更加忙碌了，天天在外面勸熟人的孩子讀書，同時還對一些日子過得好的人，遞上那本賬簿一樣的冊子，拿着鉛筆笑嘻嘻地說道：

「做點好事！做點好事！」

人們在白天聽見了嘩噪的讀書聲音，正午傍晚也看見了孩子們成羣出來的影子，便不推辭，也不答允，只是有意思地笑着說：

「這慢一點，還是讓馬先生來吧。」

「嚇，不是一樣的麼？」

校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替對方寫上了名字，雖然寫上了名字，但對方還是不把錢從衣袋裏摸出來，只一味談着別的，把正經事岔開。

於是，校長便走到一家體面的石庫門前，拉着銅環子扣了兩扣，對着出來的娘姨問道：

「馬先生呢？」

娘姨看看這個熟識的面孔，一面掩門，一面回答：

「不是上次說過嗎？下鄉收賬去了。」

「噢，站着這是知道的，我是來問他甚麼時候回來？」

「下月初。」

門碰的一下關上了。校長便抱着賬簿那樣的冊子，走回學校來，對老三嫂狠聲狠氣

說話，不講她菜炒得壞，就嫌飯煮得太爛了。而且不管老三嫂怎樣的低聲下氣，心裏總是這樣發恨：

「前次見着人，捐款早就到手了，你這該死的東西，你偏給我錯過！」

但孟平把點名簿拿給他看，並指出這幾天學生加多了幾個時，他便又高興起來了，贊嘆地說道：

「好，遲幾天也好，讓他回來看看，到底咱們是不是辦學堂的材料！」

紅鼻子來的時候，校長也並不像先前一樣，起身迎接，只是架起腿子，坐着不動，啣着烟枝，很驕傲地回答道：

「怎麼樣？老頭子，一個也不會少你的，下月初！」

然而，這樣對付收房租的，却不生效了，人家老是揮着拳頭，直衝着鼻子，嚷：「不行，不行，定一個日子，這樣賴，成麼？三個號頭哪！」

「怎麼吃了幾天洋人飯，就這樣凶啤，定就定，三十一號！」

「好，說定了，一句話，翻了，就來封房子！」

「好，拿不出，你就封吧，不會多住一天的。」

校長也是毫不退讓的。因為不到幾天就有大批的收入，還怕什麼呢？

別人來找校長的時候，在說說在，也無須乎老三嫂來個鬼鬼崇崇的咕唔。而校長和教員之間，說話也不大抬槓了。總之學校裏便漸漸從此充滿了誠實和樂觀的空氣。

到三十一號這一天，女工們已在做着日工了，因為紗廠是規定工人輪流上班，一禮拜日工，一禮拜夜工的，所以校長對付那般索賤的人，總是高聲抗辯道：

「怎麼不會少你的，下午六點鐘！」

約莫四點鐘左右，敏捷回來了，就是她一個人，臉跑得紅紅的。

校長首先吃了一驚，咬着牙齒問：

「怎麼你……你又開除了嗎？」

敏捷却發着捲舌的口音，吃吃地發急道：

「罷了！哪個又開除……人家……人家喜二姐叫我來問問你……今天的工鈿……收不收？」

「呲，胡說八道囉！」校長突然搶前一步，對着女兒鼓大了眼睛，「爲什麼不收爲什麼不收？」彷彿就是女兒本人不願收工鈿似的。

敏捷擦一擦額頭，擡起小嘴巴說道：

「聽都不聽清楚，你真是……人家是這樣的，廠裏扣工鈿了。十塊才給六塊哪」

「扣工錢媽的，這準是你躲懶！」

性子急躁的校長，說着說着，就將袖頭子一挽，想朝女兒劈面打去。

女兒趕緊讓開，氣沖沖地，含糊地罵了一聲，才大聲嚷道：

「不是我一個人，是大家呀！」

「大家？」校長雖是收回了拳頭，但還是詫異地鼓大着眼睛，「你扯謊，我不信，喜二姐她們都會偷懶麼？」

女兒看見爸爸這樣地拉着半截就講，更加生氣了，踢一踢足道：

「喜二姐她們還等我回話呀，人家急得要死！」

校長知道還不會弄明白女兒的話，就罵道：

「死東西，你罷哪，話都講不清楚，你告訴我，賤房先生到底怎樣對你們說的，怎樣說的？」

同時用手搖一搖女兒的肩膀。

女兒想了一下，理一理給汗粘在額邊上的髮絲，才費力地說道：

「我只記得這樣的話哪，什麼……什麼『才元……檢新』什麼三四千人都一樣

的。」

校長起先莫明其妙，搔一搔腦殼，才忽然朝桌子拍了一下，大聲嚷道：

「罷了，這却說不清楚麼？裁員減薪哪。」

隨即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

「怪了，洋人家都來了嗎？我不信，裁員減薪，這是倒楣的中國廠幹的事哪！」

馬上又掉頭向旁邊的孟平說道：

「孟先生，你說這樣的事情，會使我相信麼？人家洋人家，生意多好。」

孟平正叫學生寫着字，便得閒在旁參加意見，就接口道：

「這說不定的，你沒看報嗎？前天外國地方的紗廠，還有倒閉的呢。」

「倒閉真是外國地方？」校長雖是帶着詫異的樣子這麼問着，但彷彿又立即信下

去了，馬上抓着女兒問道：「那麼他們怎麼辦呢？」

「怎麼辦？他們男工們，都一下子關着車走開了，哇噠哇噠地在關着。這陣恐怕……」

女兒這時才透了一口氣，很興奮地說着。

校長用手一揮，截住了她的話，趕忙問道：

「告訴我，你們女工囉？」

……

敏捷到這時本想講講那邊的鬧熱的，但一下又記了她的使命了，便立刻催促起來。

「你去說一聲，不要收，不要收。」校長現出又急又在打算的神情，「這怎麼能收？你

們看，十塊減四塊，不一共少收五六十元嗎？這怎麼能收？」

跟着又走到門口，向着女兒跑去的後影大聲喊着：

「快一點，快一點，告訴她們，工錢少一個都不能收呀！」



這時在灶披間煮夜飯的老三嫂，聽見了校長這樣喊，就趕忙跑出來說道：

「爲什麼不收你才出的好主意嘞！……依我看來，收一個，算一個，不好些？」

「你那裏懂得？」校長掉回頭來，現出鄙夷的樣子，「哼，收一下子就丟去了三個多月的房租，你肯收嗎？你不懂得！還是進去煮你的飯吧。」接着揮一揮手。

「我不懂得，」老三嫂扁扁嘴巴，「請問你不收一點，今晚怎樣打發人家……？公司裏的先生，不是說，再不拿錢，今晚就要來封房子麼？上午的話，便忘記了嗎？」

「嚇，你才聽進去了，封房子？那是一句嚇人的話呀！」校長不以爲意地說着，「並且，我告訴你，公司和紗廠是一家洋人辦的哪，照理講，他們不給錢，我們有什麼給他們？現在，一句話，就是彼此欠着。」

隨即掉頭向孟平問道：

「你說是不是？孟先生，你比我懂得多。」

「唔，筆這樣捏，就對了。」這時孟平在注意學生的寫字，聽見校長這麼問他，便回答道：「倒不見得……你是說紗廠……」

校長見孟平還沒聽明白，就又重複了一遍。

孟平立即聯想起了今天上午和前幾天那個收租人的蠻橫樣子，便伸指頭朝髮裏戳了一會，說道：

「這得考慮一下，因為外國人辦事是不同的，資本雖是一家，辦起事來，却各是各的，不能皆扯。並且他們還可以說，並不是紗廠不給錢，是你們自家不收。」

「這不管，這不管，」校長頑固地搖着頭，「我們中國人還賬，就要依照中國辦法的。」

「哪，你又捏錯了。」孟平糾正了一個學生的拿筆姿勢，才又接口道：「但這裏也不完全算是中國地方哪。」

校長剛還要說什麼。紅鼻子碰進來了。挾着一根長烟袋和一本大簿子，擠坐在學生的座位上，喘一口氣，抓桌上的書本，擱了幾下，才向校長狠狠地問道：

「怎麼樣？安心要見見官麼？」

校長本想把今天下午突然發生的變故告訴他，請求他再通容幾天的，但見來勢這麼不客氣，這麼絕情，便也生氣地回答道：

「怎麼樣？你沒眼睛麼？我不是告訴你六點鐘嗎？」

隨即順手指着講台上新買來的小鐘，那鐘上的針恰正指着四點半呢。

紅鼻子挺一挺眉毛，將額上的汗用手拭一把，洒在地上，做着忍受一切的樣子，便立起身來，又朝鐘望了一下，只咕嚕一聲「好吧！」便走出去了。

校長馬上叫一個學生道：

「你快到廠那面去，走快一點，告訴喜二姐一聲，工錢有好多，就收好多。你說，屋裏有

人逼着要錢！

老三嫂一面轉回灶披間，一面嘆着氣。

「你看，臨頭了，到底是誰對？……咳，早聽我的話，會有今天麼？」

孟平看學生已完全寫好字了，便把一疊字紙整理着，一面說道：

「現在放學了，不過，還不要回家，我們的新操場怎麼樣？不是石頭還沒檢完，草還有些嗎？」

「大家去弄完牠！」

「我去檢石頭！」

「我來扯草！」

孩子們都非常興奮起來，把挾着的書重新放下，一齊爭喊着，要做這做那的。

原來孟平是在術堂的過道上面，上體操功課的，因了地方狹窄，只能教學生「開步

走」「向後轉」一類的動作，不能盡量發展，便同校長商量，暫時向人家借了一片荒地，自行開闢出來，好作學生遊戲的地方。至於學生呢，已經嘗過銜堂通道上的體操興味了，因此，對於整頓遊戲場的工作，是頂熱心去幹的。何況在扯草檢石頭的時候，又得唱着先生新做的歌呢。

校長見屋裏沒什麼人了，坐不住，抓着那隻沒蓋的茶壺，喝一會茶，便到外面去走走打聽打聽廠裏的消息：有的說，男工們包圍寫字間，鬧得厲害，經理已經照舊發給了，並未減少工資。有的說，先領了的女工們，就又要補發，經理却把門關着，不理她們，還叫巡捕來趕哩。這在校長看來，大家工錢到手了，總算是的的確確的消息。所以，一聽見喜二姐她們已經轉來了，便連忙趕了回去，一進門就大聲急問道：

「怎麼樣？只領六成嗎？」

他所担心的，便怕沒有完全領着。但還沒有聽到答覆，就給紅鼻子迎面碰了出來，一

把抓着袖頭，發怒地嚷道：

「錢拿來！錢拿來！你看鐘點已過了。」

同時還有七八個生意人，從教室裏站了起來，齊聲喊道：

「哈，我們等你半天了！」

「怎麼……餓狗搶屎哪！」校長兇暴地拉開袖頭，怒罵着，「今晚有你們的，一個也不會少！」

這時喜二姐已從樓上走下來了，校長便搶前一步，趕緊問道：

「你們是先領的嗎？」

「沒有哪，我不是打發敏捷回來問過你麼？」

喜二姐理一理飛散在臉邊的頭髮，彷彿要把自己更弄鎮靜一點，從容一點。

「後來，我不是又趕一個人來嗎？」

校長屏着呼吸在問，臉皮是緊緊地綑着。

「那怎麼來得及？」喜二姐動一動眉毛，做出責難的樣子，「你知道，玉生跑來的時候，我們早同他們男工站在一起了哪！」

「站在一起？……哈，那好極了！」校長這才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臉上立刻透出歡欣的顏色，「那好極了，我起先還在失悔不該叫玉生來哪。喜二姐，不是我誇獎一句，有你在場，事情總不會錯的。」

「是的呀，難道我們女工都是豬嗎？」喜二姐也高興起來了，「叫減工錮就減麼？只要在那裏看看，就明白人家男工鬧得對呀！人又那麼多，越鬧越有勁，誰肯躲在屁股後頭呢，就是傻瓜也要趁時機吐一口氣哪……」

紅鼻子站在後面，聽不耐煩了，就踢一下足道：

「噯，拿錢來……還拖個什麼呀？」

校長才狠狠地說道：

「算了，給他吧！」

一面向喜二姐伸出一隻手，攤開着手掌心。

「什麼？你要什麼？」

喜二姐睜大一雙眼睛，詫異起來。

「什麼錢哪！」校長嗔怪着，一面向後指一指，「你糊塗了麼？人家要呀！」

「錢誰有錢？」喜二姐把雙手往外一攤，「我們一個也沒到手哪！」

「怎麼你們沒領着？」

校長捺前一步，幾乎要伸手抓她的光景，同時睜大着兩隻可怕的眼睛，盯着她，半晌才像喘過氣來似的，說了出來：

「人家男工在後都全領到手了哪。」



喜二姐嚇得倒退了一步，聽見這麼說才將自己鎮定一下趕快問道：

「哪一個說的？哪一個說的？這真奇怪了！」

「人家蘇大爹王四媽都這樣說呀，難道……」

校長見喜二姐氣勢來得硬，始把肯定的話語轉成半帶疑問的句子。

「呸，他們曉得什麼？」喜二姐把嘴巴一扁，「你才肯信哩，我告訴你，他們只聽見半

截話哪……他們是不是說辦事人答允全給我們……可是你不知道，他們那些辦事人，

真是狡猾透頂了，見我們一平靜，就乘機抽開身子，叫巡捕來哪……」

校長聽到這裏，身上便發出毛辣辣的汗了。

於是，紅鼻子他們便馬上圍了過來，叫的叫，拍的拍桌子。有的還伸手來掀他攔他。

「怎樣哪？到底怎樣哪？」

校長拉根板凳來，頹然地坐着，沒有說話，只是用手拭着汗濕的額頭。

喜二姐還能從急忙中想到應付的話來：

「各位，不要鬧，聽我說一句，這樣吵，就吵出錢來麼……聽我說一句，你們各位的賬，一個也不會欠哪！只是要等幾天……你們各位想想，工錢會丟了麼？人家紗廠那們大，不會搬家的……」

「哼，你簡直是位大姑娘！」紅鼻子將他的紅鼻尖刺了過去，「你哪裏懂呀？現在的世道，在鬧恐慌哪！銀行都在倒閉，你紗廠？」

「是呀是呀，好些紗廠聽說都要關門。」

別的債主同意紅鼻子的話，就一面去拿教室裏新置備的東西，想在絕望中暫且收回一部的損失。

「你們活搶人麼？」校長忽地站了起來，朝桌子通的打了一拳，便朝外跑去，一面大聲喊道：「我去報告巡捕，我去報告巡捕！」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我正要請你去！」

紅鼻子沒有拿着什麼東西，只挾着他的賬簿和長烟袋，從後追趕着。

剛好一出校門，兩個巡捕和一些人到來了，校長便向他們叫道：

「來得正好，來得正好，先生們，這裏在活搶人呀！」

那些小債主看見巡捕到來，便只得把東西放下，同時都一齊向巡捕分辯着，好使公理馬上轉到他們這邊來。

「先生，你看，我討十多回了，這個扯爛污的就是回回賴呀！」

「豬羶，就是請巡捕先生來，巡捕先生也要叫你還賬呀！」

「畢三看呀，我要叫你坐牢的！」

巡捕先生却不愛聽他們的，只用棍子一揮，喝道：

「出去，出去，這裏不準你們胡鬧！」

校長看見巡捕幫他，就馬上發出威風來：

「對呀，巡捕先生說得對，這裏是學堂，神聖的地方，由你們胡鬧麼？」

「你叫些什麼？你也出去！」

校長見巡捕竟自罵他起來，便立刻分辯道：

「噢，怎麼？我是這裏的主人哪！」

巡捕就笑起來了。

「哼，主人你在做夢呀！嚇，公司來封你的房子都不……都不曉得麼？」

這時校長才看見門口人叢中，站着個面孔死板板，兩手叉在腰上的，正是那位上午來收房租的先生。

校長面色馬上灰白了，好像突然給人家淋了一大桶水似的。他朦朧地意識着，該向那位收房租的講幾句好話，但喉管上彷彿哽塞一個東西，講不出來。他只本能地想從快

要封閉的屋裏，抓去幾樣值錢的東西，但却被人拖着，結果，只抓着面前的一件——那便是常常湊在嘴上喝的一隻沒蓋的茶壺，就茫然地給人推出校門了。

衡堂外面的荒地上，這時還正悠揚着先生和學生的歌聲呢：

「你檢石頭，

我去扯草，

不到幾天，

操場便有了。

空氣新鮮，

陽光耀耀。

這邊跑跑，

那邊跳跳，

某校紀事

誰不羨慕，

誰不說好！

.....」

一九三五年冬

端陽節

——北洋軍閥時代某鄉風俗紀之一

在倒蹋了的墓碑上面睡醒起來，太陽已經落土（註）了，蓬生着豐草的無數墳頭，正顯露出一抹艷紫的天邊，到像剛給遠處平原裏的野火燒着了那麼似的。

沒有晚風。白天的酷熱，還飽和在五月的黃昏裏面。

墓地上的野草和艾蒿，發散着強烈的苦的氣味。

（註）落土，地方是平原，沒有山，故叫太陽下山做落土。

燕子和蝙蝠，在暗藍的空中，悄悄地飛翔，打着旋子。

水蚊子開始嗡嗡起來，從茂密的柏樹葉裏，青鋼樹葉裏，成羣地碰出。

討飯過日子的老三，覺得是該回鎮上去的時候了，便把脫下來捲着做枕頭的破衣，抖開來，披在身上，一壁將睡在另一塊石碑上的夥伴，用足踢着。

「喂，起來，起來……鬼要出來了！」

睡着的人，嘴角邊上正掛着唾液的絲滴，只是將腿子伸動了兩下，就又勻稱地打着呼嚕。

「老八，楊大桶的兒子出來抓你來了！」

說着說着，就朝老八的屁股上結結實實地踢了一腳，一面又朝那邊楓樹底下的一座墳頭，狡猾地瞟了一眼——那兒是長眠着一位半年前給人槍斃了的年青小夥子。

「龜兒子東西！你那牛蹄子真重！」



老八怪生氣地翻爬起來，張開還沒有睡夠的眼睛，懶懶地搔着發癢的腰部，抬起嘴巴，打個長長的呵欠。接着就拉開汗漬污了的褲襠，低下亂髮蓬蓬的腦袋，去仔細尋找縫裏面躲藏着的蝨子。

近處田野裏，疎疎散散綴着的人家屋脊上面，都已縷縷地吐出青白的炊煙來了。老三舔一舔嘴唇，催促道：

「快點，快點！兒子媳婦都在替我們燒夜飯了。」

「你媽的，倒想得開哩！」

老八禁不住笑了起來，接着將一個大母蝨按進嘴去，極有味地嚼着。

「扯還吃那個！就等不得哪！就等不得哪！……硬是天生就的花子！」

老三做出看不起他的樣子，伸長尖起的嘴巴，用勁地攏着。最後一句話簡直是生氣地罵了出來。

「怎麼你今晚上要請我吃油大（註一）嗎？」

老八偏起頭，不滿意地反問。

「我請你，豬屎壩……你睡昏哪，明天端陽節都忘記了嗎？」

墓地外墓地傳來牛蹄子踏過的聲音，老三便掉頭望出去，却看不出什麼，只見藍空裏縷縷地上升着人家燒飯的烟子，就吞嚥一口唾沫，自言自語地高興說道：

「明朝兒子孫子又要請我們打牙祭（註二）了！」

一面就爬上墳頂頭去。

「呸！請你！」

（註一）油大，指豬肉。

（註二）打牙祭，每月初一和十五鋪子裏買肉敬神，引伸成一切吃肉的意思。

老八把褲襠拉攏，寄在腰帶上，又將放在石碑上面的襠衫子，慢調斯理地抖開來，打算搜尋裏面藏着的另一些點心。但這時，天已漸漸昏暗了，衣衫和蟲子的顏色，業已分辨不出來，他便又倒身躺下。

兩個騎在牛背上的孩子，經過昏濛濛的墓地旁邊，背皮子都不禁一股股地發冷起來，但一面却又張着好奇的眼睛，朝墓堆裏膽怯怯偷瞧着。

「呀，我看見了！」

「三寶用柳條子一指，跟着就打起牛背來，恨不得立刻跑開。」

「哪，哪裏？」

「老么牙齒都打顫了，同時也趕快地打牛，但心裏却還是想看鬼到底是什麼樣子。」

「快跑！那墳頂上黑聳聳的不是麼？」

跟在後頭的三寶，已經一下子跑向前面去了。

「呀，有鬼呵！有鬼呵！」

兩個孩子狂叫着，一面用柳條子拚命地亂抽着牛背，生怕墓地裏面的鬼跑來活捉他們。

老三站在墳頂上，又氣又好笑地，便把兩手合在嘴上，做出鬼叫的聲音。

「嗚哇——嗚哇——嗚哇——」

夜影模糊的村道上，一個孩子嚇得跌下牛背去了，接着又馬上爬起來，一邊哭着，一邊透尾着牛屁股奔跑。

老三雙足掖開，兩手插在腰上，挺起胸膛，高興得大笑起來。

「小雜種，不准跑！老子要來吃你嘞！」

牛蹄子響到秧田那邊去了，老三才走下墳去，看見老八又長伸伸地挺在石碑上面，便對着他的臉，晃着拳頭罵道：

「媽的，又在挺屍了……還不走，人家倒要來把你當鬼打哩！」  
老八只好懶洋洋地爬起來，一壁搔着他那亂雞窩似的頭髮。  
野草慢慢綴上了夏夜的露珠，一路上打濕了他們的光足板。

二

「豬兒，溜溜溜——豬兒，溜溜溜。」

三大娘拿着一根粗桑樹條子，一邊敲着門枋，一邊尖聲地喚着。

門前一片青綠的秧苗，已在麻麻雜雜的夜影中，變成深藍了。

水田裏藏着的青蛙，也在或遠或近的地方，開始一聲兩聲地叫喚起來。

西邊天上一顆又大又亮的長庚星，獨自燦然地向着昏暗的平野，映着明媚的眼睛。

貴娃從長着楊柳樹的河灣邊上走了回來，手裏抱着一大把艾蒿和菖蒲。

「豬兒，溜溜溜——老么呢？這陣黑了還不見邀牛回來。」

三大娘看見兒子還沒有走攏，就這麼大聲問着。

「還問他！龜兒子東西，總又是同那些小雜種去抱蛋去了。叫他幫我割一割都不肯，越大越不聽話，真是……」

艾蒿的苦味，菖蒲的香氣，闖進蚊子喧鬧着的大門。

「豬兒，溜溜溜——呀，你就割了麼？怎麼不等到明天哩？明天割來做藥才更好哪……」

……  
「嗯，好香哩！」

三大娘就一面抽一根來，湊在鼻子上聞着。

「明天等到明天，還會有嗎？」

貴娃提起足板來，朝另一隻釘有蚊子的足幹上搓着。

三條小豬從秧田埂上應聲跑回，正到豎着苦瓜架子的菜園邊上，突然嘖嘖地驚叫

起來，岔到側邊去。

三大娘同貴娃一齊注意看去，迷迷糊糊地看不見什麼，只聽着足聲在緩緩地走來。

貴娃馬上覺出了，小聲說道：

「媽，我猜定是張團首來了！」

「哪，快叫大哥走開，讓我來打發他。」

三大娘把嘴巴湊近兒子的耳朵吩咐，隨即做出不驚不張的聲調，仍舊喚豬起來。

「豬兒，溜溜溜——呀，哪一位囉？我是老眼昏花的。」

「是我，三大娘，消夜沒有？」

「喲，張大爺嗎？稀客，稀客（註）」

（註）稀客，凡是有客人來了，該鄉的人都是開始用這樣的話來表示歡迎。

「你家老人在麼……呢，我正等那筆急錢哩。」

剛才菜園邊上的苦瓜架和玉麥包的葉子，遮住了來人嘴上啣着的旱煙管頭的紅燄，現在已來到門前，這才分明地現了出來，且帶着一股濃重的煙味。

「哪，我正抱怨他哩，這個天殺的！這陣黑了，還不見回來，準又是在街上灌尼姑尿（註）了。……溜溜溜——你還害癩的。」

三大娘故意忙着用桑樹條子，把豬打進門來。

張大爺靜靜地立在門口，把煙叭了一下之後，就將餘下的，對着門枋波波地叩落，帶着煩惱的聲音，埋怨：

「唉，這叫我……嘿，人家還逼着我哩！」

（註）尼姑尿指酒。



三大娘希望他轉身回去，但並不見效，就勉強招呼：

「不要走，請進來吃杯茶吧！只是蚊子太多了，屋裏又不大乾淨。」

「唉……」

張大爺便尾着進來了。柑子樹下，藏在雞婆翅裏的一窩雞兒，聽見走過的足聲，就唧唧地叫了起來。

「哪，抱雞婆還在這裏麼？你們怎麼不弄進去哩！真懶得有個樣子呵……點盞燈出來，張大爺來了。」

三大娘故意大聲地叫着，一半是通知她的大兒子快去藏躲，一半是生氣張老頭子竟然跟了進來了。

「媽，我手不空哩！」

媳婦子從灶房裏點個油壺子出來，淡黃色的光線，照映出她那帶着倉惶的面孔。她

把油壺子掛在堂屋的壁釘上，連客人也不看地，便又低頭走開了。

「張大爺，請你坐呀，這麼多的灰塵……有熱茶沒有？」

三大娘拉她自己的圍腰，拭着板櫬。

「媽，就要燒開了。」

媳婦車轉身來回答，頭仍舊沒有抬起來，——這是一向給三大娘的威風壓倒下去的。

「你快去把豬關好哪……囉，擺得多難看呵，就像豬捲一樣。你老人家怕坐不下去吧？」

三大娘並不是怕簡慢了客人，而是要使客人把要說的話岔開，一面就順手將桌上放的兩簸箕做麵醬用的麥餅移了一移，彷彿不移一下，又使人覺出這實在是故意敷衍了。

已經結有蜘蛛網的織布機上，站着隻息夜的公雞，起先燈光和人進來，只是驚慌地鼓了兩下翅膀，現在錯以爲三大娘要驅逐牠了，便嗜地一聲飛下地去。

張大爺朝屋裏瞟了一眼，皺一皺眉，沒回答什麼，隨便找條板凳坐下，就焦急地向黑暗的屋外望着。

「唔……該要回來了吧？」

三大娘忽然想起什麼了，只是高聲地喊着貴娃。

「媽，啥子事？」貴娃在屋後答應着。

「摘把李子來，讓張大爺嚐嚐。」呵，今年真是天保佑，一樹李子又多又大，枝桠都要歇斷了，前天還拿竹竿去撐起！」

「唔，李子……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等一等……要是今年莊稼，咳，那才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嘞。你老人家的秧子長得

好嗎？扯二道草沒有？我們家呵……呀，豬還沒關好哩，這半天你瞧，我家媳婦子，就是這樣笨，那像你家的媳婦，又靈巧，又能幹……」

三大娘簡直不讓張大爺回嘴。

「噫，沒有……哪裏……你家……唉，他常是這麼樣黑才回來麼？我，我還有急事哩！」

張大爺不耐煩起來，把要裝上的煙枝，忽又放進荷包裏去。

「男子漢就是這樣，人家在屋裏乾着急，他才在街上逍遙哩。你老人家曉得的，一喝馬尿水（註）就是話多，拉着這個講一頓，扯着那個說一番，連二輩子的話都講得出來，哪，這就是一大下午囉！唉，年青人當了家，那像他的爹哩，要是爹還在的話……」

（註）馬尿水，指酒。這都是該鄉不高興酒的女人，對酒的稱呼。

貴娃用衣兜了好些李子進來。

張大爺瞟了一眼，看見又黃又大，實在不錯，更禁不住選了一個送在嘴裏，但立刻轉開眼睛，仍舊擔心地望着門外。

三大娘便抓了一把，遞在他的鼻子跟前。

「你老人家怎麼這樣秀氣（註）呵，你不吃，給你孫兒帶點回去也好哪，呀，說起你家的小寶，好久不見了，一定長得很高了吧？」

剛才好些話，張大爺都無心聽下去，只有談到他孫兒的事情，却使他有點喜歡起來了，同時臉上也褪去了好些死板板的顏色，何況還有這麼好的李子，在嘴裏起着作用呢？

接着一大捧李子，便一面小心地塞進搭襖子裏面，一面說道：

（註）秀氣，該鄉的人稱吃東西客氣的，爲秀氣或司文。

「小寶嗎？他龜子東西，（註）就是喜歡吃哪，大了，不曉得會……哼，從先年辰的孩子，哪裏像……」

跟着假裝做不高興地搖搖頭。

「是的呀！從先年辰哪裏像這樣！」三大娘看見把這老頭子的心兜活了，覺得別樣央求的話，便可逐漸乘機說出去，就越發講起勁來，咬在嘴裏的半個李子，爲了免得妨礙說話起見，也甯願不吃，吐在手掌裏面，「像我家的貴娃他們，這麼高的時候，從不曉得要，只是把指頭啣在嘴裏，癡癡地站在門口。現在麼，我那小豬，還比你老人家的小寶小呵……待我算一算，臘月，正月，二月，三個月吧，不應該說小四個月囉，人老實在記性壞……你瞧，就只才摘過一次李子給他吃，就曉得天天抓着你的衣衫，朝屋後拖，比起兩個指頭，說

（註）龜子東西和龜兒子東西，意義一樣，是該鄉的人使用的口頭語，即是父兄也常常加

之於自己的子弟。惟使用略有不同，年長的多用前者，年青的則使用後者。

要那個圓的東西——呵，茶燒開了嗎？張大爺，你請茶。」

媳婦低着頭，端一杯茶進來了，貴娃接過去，遞給張大爺。

張大爺接着茶杯，吐出李子的核，又按一個李子進去，爲了要敷衍剛才三大娘說的那麼多關於孩子的話，就望一望走出去了的媳婦的背影，隨便問道：

「唔，你家的小豬哩，叫他來吃李子嘛！」

三大娘正在打算趁此機會說出來他寬幾天的話，便熱心地向媳婦喊道：

「小豬喃，叫他來見見張大爺哪！」

媳婦沒有回轉頭來，只是忽忽地回答：

「他的爸爸抱出去了！」

張大爺立刻懂得這是怎麼一會事了，便忍着怒氣反問道：

「你家老大也抱兒子去趕街麼？」

三大娘紅着臉回答道：

「是……是……他也像你老人家一樣，愛抱娃兒哩！」

張大爺覺得自己是受人愚弄了，把嘴裏吃了一半的李子嚼的一聲，吐在地上。一面站起來，氣憤憤地說道：

「簡直在欺負人！躲起來，就賴脫了麼？老太太，這不是賬呵！……人家王團總還等我今晚送去哪，以後看哪個瞎眼的再替你們担保，落得我現在……活坐蠟呵！」

「呵呀，請你老人家包涵，包涵！不瞞你老人家說，這幾天吃得是啥子東西，哪米不是米，糠不是糠，嚇嚇嚇，一家人都像落着難，就是老大回來，也是……也是……」

三大娘扯起她的圍腰來，擦着她的眼角。

張大爺不看三大娘，翹着短鬍子，兩手一張。

「我好過麼？這樣大的歲數，黑更半夜，還在外面活受罪哩！……告訴你，我是沒有錢



「熟的，你們做得出，我就做不出來麼？躲起！」

說着說着，就把布機下面打盹的公雞猛地捉着，雞像大禍來臨似的驚叫起來，立刻沖破了睡在人家屋頂上的五月的靜夜。

忽然一陣牛蹄子聲音，急速地響了進來，往天是一進門就牽到屋後牛欄裏去的，現在却是一直響到堂屋面前。正在又氣又急地，三大娘同貴娃都一齊望了出去。

柑子樹下的一羣小雞，嚇得亂跑，嘈雜地嘩噪着。晒在院壩中間一缸自家做的醬油，嘩的一聲給牛闖倒了一地，缸子也跌破了。

「呀，天殺的，你糊塗了，把牛拉到這裏闖禍，短命鬼，挨刀的！」

三大娘拐着小足急忙跑出來，彷彿要把倒了的醬油，完全弄起來似的。

貴娃將剛才脚上嘴的煙管一搗，跳出來就給老么兩記耳光。

「小狗入的，你在外面好耍哪！」

氣急的時候，竟把罵別人母親的醜話，也加到自家兄弟的身上了。

老么這下子才哭了出來，一盞拭着額上的汗珠，顫抖抖地說：

「我，我，我碰見鬼了！」

「呀，觀音菩薩！」三大娘從黑暗的院壩中走了回來，張大着兩隻眼睛，手上拿着缸子的破片，正滴着醬油，「在哪裏是楊家大墳壩嗎？」

老么扁起嘴，點一點頭。

三大娘生氣地揪一把他的耳朵。

「禍疔子，我不是早說過，不要那裏去嗎？你的耳朵打蚊子去了？」

貴娃一面罵着牛，就把牛牽到屋後去了。

張大爺也驚訝地問道：

「楊家大墳壩嗎？你看見什麼樣子嘍？」

「我哪裏肯去？是三寶叫我的。」老公隨即向張大爺說：「黑簪簪的，我只看了一眼，就趕快跑開，你家三寶先望見……還聽見怪聲怪氣地叫哩……媽，我這裏跌着了。」一邊拉起他那跌髒了的褲腳，現出破了皮流了血的膝頭。

☆  
三大娘摸着老公的額頭，着急地說道：

「呀，嚇落魂了……」

老公的額上馬上搽起黑黃色的醬油，三大娘却不管它的，仍舊一面溫柔地撫摩着，彷彿在替他塗藥膏一樣，一面抬起頭向門外的黑夜大聲地喚道：

「老公，回來囉……孤魂野鬼嚇落的魂，回來囉……你答應喃，我喊一下，你答應說回來了嘛……」

張大爺早把捉着的公雞丟了，心裏暗自想着：

「他真的出來顯靈了麼？三寶怕也嚇壞了吧？那龜子東西！」

額上不住地冒出汗來，胸口上彷彿有東西在亂碰一樣，知道今晚錢是收不着了，而且也沒心腸等下去，便悄悄地挾着長旱煙管，拿着布搭襖子走了出去，足幹綿顛顛地，好像抽盡了氣力一般。後面靜悄的夜空中，蕩漾着喚魂的聲音。

「牛背上跌落下的魂，回來囉！」

「回來了！」

「三魂七魄歸身囉！」

「歸身了！」

三

「我從前真傻，我從前……爲啥去做倒楣的見證人呢？」

張大爺一路走一路取出手帕來，擦着額頭。人稍稍清醒甯靜之後，就想起了先前的事情，這樣埋怨自己起來。

路兩邊籠在夜色裏的秧田，遠遠近近都送來了閣閣叫着的蛙聲，彷彿在嘲笑人那麼似的叫着。

水泉旁邊有人懶懶地車着夜水。突然那裏響起了洪亮的喉聲，傳到暗夜的遠處去。  
「老馬，老馬，你給鬼抓去了麼？怎麼還不來車水哪！」

路前頭忽然刷的響了一聲，立刻遽進蓬着黑森森秧苗的水田裏去了，在平時馬上可以認出這是一條夏夜出來納涼的菜花蛇，沒甚使人吃驚的地方的，但這時的張大爺却立刻背皮子冷顫了一股，胆怯怯地四下望了一望，覺得溝邊的棲木，橋頭的麻柳，全像是躲在暗中的魔鬼一樣。

「明天非趕韓林（註）不可！非趕不可！非趕……！」

（註）韓林，係鬼王，統率羣鬼者。趕韓林，端陽節那一天將鬼王趕走，則小鬼不能存身，於是一鄉清吉平安了。

雖然將拳頭捏緊，咬着牙齒這樣下決心，但腦裏却還是引起一長串的幻影出來：先是吐着舌子穿着紅衣的吊頸鬼，後來便是身子越長越高手裏擲着紙扇的顯道神，可以說差不多在城隍廟東嶽廟裏那些塑在十殿上的鬼神都一一出現了。然而最分明却又留得很久，就是一個穿着翻領白襯衣而在胸前小洞裏冒着血泡沫的了；它不斷地對他鼓着可怕的眼睛……

小河灣一帶，都給四尺來長的芭茅，密密地長滿了。五月鄉村的夜，便在這裏變得異常陰鬱起來。出來取涼的青竹彪，烏騷公，（註）一聽見人走過的足聲，就逸得芭茅桿子沙沙地發響，恰像有嚇人的東西，要從裏面鑽出來的一樣。

張大爺麻着胆子趕快地走路，剛要踏上石橋到河那邊去的時候，突然——

（註）青竹彪，烏騷公，均是蛇名。

「刷——」

淺水的河底下飛上來一大把沙子。

張大爺趕緊站着，還沒有用眼睛向河底下瞧。

「刷——」

又是一大把沙子，比前次來得更多更猛些。

張大爺嚇得毛髮豎了起來，連忙倒退幾步。沙子沒有飛上來了，才用手按一按他的胸口，喘了一口氣，心裏立刻本能地覺得：這一定是那個東西了！馬上跪下去叩頭，一面做出告饒的聲音，說道：

「楊先生，我曉得你的冤枉哪！這只能怪王團總，今生我一定替你燒錢掛紙！」

說了之後，等候一會兒，以為那東西答允了，便凝着呼吸踏上橋去，但沙子又馬上接二連三地飛起來了，撲在他的臉上。

「呀，楊先生，還要啥子呢？是不是你的老媽媽沒人招呼，要我照應照應？你不要撒了，我明天一定送米去的。」

但是那東西並不聽吩咐，還是不住地撒着，有一把沙子竟然端端正正地打在老頭子的鼻子上，且鑽進口去了。他就退下橋來動氣地說道：

「告饒都不聽麼？那——那就不客氣了！」

因為他在危急中已記起了先前和尚教給他的真言。咳嗽了一聲，馬上唸道：

「觀世音，觀世音，

前頭金剛開路，

後面韋陀隨行！

邪神邪鬼他方去，

小醜妖魔鬼爲塵。」



但是，不靈驗，沙子反而撒得更加兇些。張大爺擦擦額頭，心裏想：這東西真厲害哪！於是又請出道士曾經教他挽過的訣，這是非到萬分危險的時候絕不隨便使用的。他將旱烟管和搭襠子挾在脅下。伸出兩隻手的指頭就挽起訣來，直向河底下作勢打去，一面口裏唸着咒語：

「亞亞呷，——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刷刷刷——」

再來一個！

「亞亞呷——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最後，河底下像起着狂風似的簡直連帶水的濕沙也捲了起來。

張大爺抓緊裝錢的搭襠子，回身便跑，有着玉石嘴子的旱烟管，落在地下也來不及檢了。

半天橋頭下才爬上兩個黑影子來。矮的一個歡喜得發癲那麼似的說道：

「好傢伙！這次總算搞得對！……明天就曉得了，看他跌破了啥子地方？說不定會！

——  
「老馬小聲點媽的，你那張嘴巴囉！剛才差一點就給你弄糟，要是笑出來了，那怎麼好？……噏，褲子都弄濕了。」

高的一個彎下身子，挽他的褲腳，一面窄着嗓子說話。

「那有什麼？上去捶他一頓就是了！」叫做老馬的，也彎下腰去，隨便摸了一下，做出毫不介意的樣子。「我不是麼？那陣只顧抓沙子，誰還管牠浸水不浸水？……嗯，我想，老傢伙說不定會嚇死哩。剛才也把他弄夠了。看他平日多歪，「你不繳，走上街去！」去年退租的時候簡直要吃人了……滾他媽的蛋！」

「小聲點，你媽的，就是多嘴！」

「怕啥子，他不是早跑了麼？」

「看別人聽見哪，明天——喂，以後切記不要亂講呀！你那張辰嘴，就是要打張封條才好！」

「扯，我說過啥子？你媽的，倒該先封着你的！」

說着就給高個子一下拳頭，打在背上。

高個子笑着沒有回手。

在分手的時候，高個子又伸手出去抓着矮的一個，搖着他的肩頭，一壁把拳頭晃在他的鼻尖上，說道：

「記着呀！要是多嘴，我可饒不了你這一拳的！」

「好，老子就先打一下，放一個定錢吧。」

老馬很靈敏地打了一拳，便笑着跑開了。

這位高個子便是三大娘家的老大，起先抱着孩子躲在後門上吸煙，聽見張大爺大聲吵鬧的時候，就把孩子抱回來放在灶房裏，再折身出去的。

他滿腔高興地走回家去，忽然看見醬油缸打破了，兄弟嚇成病人一樣，便吃驚地搔着頭皮說：

「咦，真的有鬼麼？」

聽見媽說老么是同張大爺的三寶一塊碰見鬼之後，才恍然大悟似的說道：

「那不要緊……你想楊先生哪裏會來嚇我們呢？」

隨後媽又說到張大爺捉雞又把雞丟了的事情。

老大一望站在織布機上的公雞，突然想起了什麼一樣，拍了一下膝頭，高興地說

道：

「好，明天就把牠宰了，拿來敬敬楊先生吧！」

剛才給三大娘埋怨過的媳婦，到這時已將蘊藏在心裏的難過，排遣盡了，抱着孩子，依在門枋上，散出一臉喜悅的微笑來，尖起嘴巴，朝孩子的臉上吻了一下。

「乖乖，明天過端陽，媽媽給雞 *ba ba*」（註一）你吃哪！」

三大娘看見媳婦那麼高興，突然恢復了剛才對她痛恨的心情，陰沉着臉子說道：「叫雞（註二）也要吃麼？不抱雞兒（註三）哪……害餓癆了！」

#### 四

（註一）*ba ba* 指肉，滿洲土音，係省城先前駐防的旗人，傳到民間去的單字，惟女人對她的孩子說時，才用。

（註二）叫雞，鄉間報曉的公雞，同時也作母雞的配偶。

（註三）抱雞兒，即是孵養小雞的意思。

「三哥，穿的是啥子衣裳呢！紅的嗎？綠的？」

珠珠向黑暗的門外，望了一下之後，連忙把身子縮緊，朝姐姐和媽坐的地方擠去，然後，才屏着氣這麼問着。姐姐正在燈下綉着花，給擠來的妹妹，碰動了捏針的手腕，就抱怨她說：

「又愛聽又怕啥子呢？」

「這樣熱滾開些！」

媽，一邊捏數着吊在手裏的唸珠，一邊用搨着的蒲草扇，拍了一下珠珠的背。

三寶坐在桌子旁邊，撕着碗裏的粽子，抬起頭來，揚一揚眉毛說道：

「你說啥子衣裳，紅的哪，頭髮綠霞霞的，還有……」

跟着把撕完皮的粽子粘上一點糖，咬了一大口，說話的機關，立刻給香東西堵塞住了。——他自己就是喜歡在聽見或看見的事物上面，繫上許多花彩的。

姐姐向門外的暗處，陰邃邃地看了一眼，仍舊綉她的花。

媽把捏着唵珠的手，往下一墜，向着珠珠說：

「你才信他的鬼話哩！阿彌陀佛！」

她其實早已有點相信了：楊家大墳場不是夜裏常常有綠陰陰的鬼火出現麼？但怕珠珠晚上會做嚇人的夢，便故意這麼說着。

往回扯謊撩白，別人不相信，算了，這次的的確確的真事情，媽還是老抱着懷疑的態度，三寶就急得邊吃邊分辯起來：

「人家……魂……都要……嚇掉了……你們還……」

媽便放軟和臉色，罵道：

「龜兒子，要哽死你嘞！吃了再說嘛。」

三寶吃完了粽子之後，把包裹粽子的棕葉，往桌下一拭，翹起嘴巴嚷道：

「你們不信算了，明天去看三大娘的老么嘛，看他是不是把膝西頭（註）都跌破了……」

「我才沒有那麼多的足。」媽是很寵愛么兒么女的，故意同三寶說着玩，隨即擔心地說，「叫你不要到那邊墳地去放牛，你偏要去，把娘說的，當成耳邊風……要是同老么一樣，膝西頭也跌破了，我才喜歡哩！」

「妹妹，還有撩牙哩，這樣長……」三寶用手比着長短，聽見媽在這樣說，他便立刻向着媽，做出鬼精靈的樣子，「我都會跌着麼？告訴你，這些人沒有那樣笨！」

「你狠！你狠！」

做媽的到並不怎樣不喜歡，走到門口看了一會，便向灶房走去，一面自言自語地：

（註）膝西頭，即膝頭，這是依據該鄉的土音，加個四字。



「這夜了……唉，這老頭子……」

三寶看見他的妹妹，嚇得來用背緊緊地貼着姐姐，似乎覺得非常高興起來，繼續地捏造出鬼的可怕樣子。

「眼睛比酒杯子還大，閃着又綠又亮的光……」

「三哥，你聽見叫沒有？」

「還要問，你要把我擠絆着哩！」

姐姐攘了她一下。

「怎麼沒有叫？就是一叫，三大娘的老么才一下子蹲下牛背哪！」

「啥子一樣的聲音？」

「啥子一樣的聲音？你聽見怕要嚇死了哩！」

「你才會嚇死哩……像狗叫嗎？」

「狗叫嚇，狗叫都會嚇死人麼？」

「哪像什麼呢？」

「你到底怕不怕？我叫給你聽。」

「不要！不要！」

「嗚哇——嗚哇——」

「你要死了，你……」

媽從灶房裏出來，高聲罵道：

「挨刀的，清淨白淨的屋裏，你在怪聲怪氣地叫些啥子？」

狗在門口突然大叫着，馬燈亮晶晶的光從外面照了進來。同時爆發着吐狗的聲音。

「你咬，給你一刀囉！」

媽在走廊上着了一驚，連忙朝屋裏喊：

「三寶，你來看看，哪一位來了！」

等三寶把他的鬼話停止了，跑出來時，兩個揸槍的和一個胖子，已經走到蝙蝠掠着的房簷底下了。

「張大爺哩！」

「呀，王團總（註）嘛！請進來坐，三寶的爸爸，去收賬去了，今天跑了一天哩。連我們福生也去了哪。」

「真是囉！等他一大下午，……回來時，請他務必來街上一趟！」

王團總挺起胸口，頭也不動地說着。白綢衫就在亮晶晶的馬燈光下面發光。

「等一等，就要回來了。」

（註）團總，多係有力的紳糧當的，練有團丁自衛，可以自由抽捐，捕着盜匪，可以就地槍決，

無須先向縣知事報告。

「還有公事，這怎麼能等？這怎麼能等？」

王團總望一望屋裏，皺一皺眉頭，覺得不配他坐似的。

「請吃一點粽子再走哪……翠花，你去幫嫂嫂燒火燙一點！」

張大娘生怕這樣怠慢了團總，以後團總就會使老頭子作難一樣。

翠花是躲在門角落裏，趁着門縫偷看外面的，一聽見媽叫她就連忙走出來，低着羞的臉，說：

「我就去，我就去！」

成熟的年青女子的聲音，對於男子是具着強烈的吸引力的。王團總已經轉向外面的頭，便不得不很快地微微車子回來。豐滿的臉的側影，和腦後肥大的髮髻，從朦朧的燈光中，一下子就掠進廊下黑暗中去了。王團總恍惚覺出打失了什麼可愛的東西一樣，停住了足，伸手搔一搔並不發癢的腮巴。

「唔，你們站一下……好，你老人家人情美美的，就坐一坐也好！」

起先說話時連動也不動的頭，也在這時很和氣地連連點着了。在堂屋裏架起二郎腿子坐着，做出斯文的樣子，欣賞掛在壁上的對聯，一面扒着香香，哼着鼻音，囁囁地念着：

「忠孝嘯……傳（傳）家……遠。」

一面用眼角偷瞧着門口，大約是等候粽子吧？

張大娘獻過茶，把旱煙管仍舊放還門邊之後，搭訕道：

「團總，很忙吧？」

「唔……不怎樣？」

張大娘一向在鄉下過日子，對於面前這位大人物，不曉得要怎樣招呼才好，心裏想該竭力在腦裏搜索些大的問題來談，才比較來得合適些吧。於是，用手指戳了一會鬢毛了之後，很鄭重地問道：

「團總，今年還趕韓林嗎？」

團總把頭一偏，凝聽着外面走廊下足後跟走路的聲音。

「唔，你說啥？」

「我說今年還趕韓林麼團總！」

「今年……錢……很……」

進來的是珠珠。

團總這才把話有精神地繼續說下去。

「錢總是很難收到，打算替菩薩唱戲，就是了。大家只要爽性點出錢，趕韓林到是極容易的事情。」

珠珠收拾剛才三寶吃過粽子的小碗。

「你跟姐姐說多放點糖哪！糖就用那……」

張大娘吩咐着珠珠，還沒說完就趕緊回答團總。

「是的，錢難收，這怪年程呵！團總，你不曉得，我們鄉下不清淨得很，墳地上鬼常常出現。今天下午三寶就看見了，我那么兒子……今年不趕趕怎麼得了！……熬出來的稀糖，放在碗櫃上一格，叫姐姐好生拿，不要碰倒側邊那碗熱油辣椒……」

「那，那有這樣的事？真怪囉！」

團總將吸完半節的煙枝，陡的投在地上，張大一雙眼睛，盯着張大娘那張混有恐怖和憂愁的臉子。

珠珠拿好小碗，等媽吩咐了，剛走到門外，聽見又在提起了鬼，便把先前已經由晚間客人的來臨，消失了的恐怖心情，重新招回來了，而且連到灶房去的一段黑路也陡變成最可怕的地方，便立刻轉進堂屋裏。

「媽，你，你陪我去！」

「呵！哪會就來了呵……團總，你瞧，就是剛才她三哥向她講哪……三寶，你來陪妹妹去！」

三寶正陪着兩個團丁坐在耳房那邊，把好奇的心情，全放在槍械的玩弄和刺刀的蒙掌上面去了，沒有答允。

團總對於鬼的害怕，是並不弱於一個鄉下老婆子的。但他却具有能夠使心靈安靜的哲學，所以臉上仍是毫無變化地發表他那批評的意見。

「人在走紅運的時候，就不會看見那些東西的。」

狗驀地在門口叫了起來，但又立即沉靜下去。

「他一定回來了。」

張大娘這樣說着，照例是不動身的，只把頭朝屋外望去。

張大爺走進堂屋裏，看見王團總，也沒有招呼，只是大大喘了一口氣，就像病了似地



立刻坐在椅子上，裙褲子便馬上落在腳邊。

「呀，三寶的爹，你一身水濕哪，這麼多的沙子……鞋子喃？鞋子喃？怎麼才一隻哩？」

張大娘起先一驚，接着就着急起來，立刻把捏在手裏的唸珠，套在手頸上，趕忙抓起老頭子的褲腳和衣衫的下片，揪着揉着，好讓沙子落開，水滴下去；一面又抬起頭來，吩咐

珠珠：

「快叫姐姐燒點滾水來！」

珠珠也把害怕的心情忘掉開了，忽忽地朝灶房跑去。

王團總立在老頭子的面前，伸出一隻手來，抓着老頭子的肩頭，像要使他清醒那麼似的搖了兩搖，大聲地問道：

「你怎麼囉？你怎麼囉？那些狗東西！不肯出錢，還打你嗎？」

張大爺好一會兒才把兩片抖顛着的嘴唇變安靜了，略帶一點生氣的語調，說道：

「陰間的閻王，真太不管事了！這裏那裏，全是鬼……你瞧，一把比一把大的沙子向你撒來……呵，我那玉石嘴的煙袋桿呢……」

張大爺忽地站了起來，朝地上看了一下，就想馬上到外面去尋找的樣子。

張大娘正將搭襪子清理一下放在桌上之後，就走來一把把他按來坐下，像招呼小孩那麼似的命令道：

「你坐一下，你坐一下……祇要搭襪子還在就好了哪！」

隨即車轉身來向團總說道：

「王團總，你看嘛！今年不趕韓林那怎麼得了！」

王團總搔着淺髮滾圓的頭，遲疑起來。

「只是……只是……唱戲還要那麼多的錢，你不知道，今年班子又是省城來的，不比去年……」

說到這裏，眼睛便從老婆子的肩頭滑過去，原來是三寶翠花和抱着孩子的媳婦都立在張大娘的背後了。

「這個錢，萬省不得……我告訴你，這明明是楊家那個鬼子在作怪哪！」

張大爺立起來了，抓緊王團總的手腕，彷彿不答允就不鬆手似的。

王團總看見翠花淚珠凝在眼角邊上，現出懇求的可憐的光芒，便深深地瞞了一下之後，很親切說道：

「好，那就趕吧！」

## 五

街上川主宮戲台上唱戲的雖然還在睡覺，但戲台下賣麵的已經在煽着火爐了。

老三一面唱着「孤王酒醉桃花宮……」一面披上團保局昨夜交下來的紅衣，隨

腳提着兩個大竹籃子，向他的夥伴喊道：

「喂，動手吧！」

接着信口胡湊幾句，唱了起來：

「小八娃兒，你在做啥？趕快趕快丟了你的烟鍋巴，（註）來替孤王配上青鬃馬……」

正殿前面的空地上，散丟着許多瓜子和花生的殼殼，老八便正在那裏尋覓昨夜看戲人投下的旱烟頭子。

「呸，不要那麼得意，雞腸子放風箏，看糊斷了……」

「喂，不打算多要點麼？……哼，這傢伙！」

（註）烟鍋巴，即刺在旱烟管頭內的烟頭子。

「等下子……烟鍋巴多哩！」

老八仍然埋着頭檢他的。

老三將手裏的兩個籃子往地下一擲，跑到老八背後，把裝旱烟頭子的紙盒搶來，拔的一聲就給他全倒在地上。

「扯，還要這些狗屁東西跟我走，咱們今天要啥有啥了！」

「你媽的，人家檢了一……一大早晨！」

老八咬緊牙齒，將稀髒的足朝老三踢去。

「呵，快把這匹馬換過哪，踢壞孤家了！」

老三邊笑邊躲，跑到戲台下的柱子時，就給老八抓着了。老八立即把老三的兩隻手攆到背上來，反剪着，同時又提起膝頭抵在老三的腰部，剛在用力上軟刑懲治的時候，老

三便狡猾地叫道：

「狗東西，你當真麼……人家背上有瘡哪！」

老八不用勁了，但並不放去，只是嘲笑地罵道：

「我看你陡嘛！你這丟臉的鬼王！」

隨即鬆了手，朝老三的屁股上，下死勁地登了一足。

「滾！」

老三朝前顛了幾顛，幾乎碰倒了賣麵的攤子。正在爐火爐的小夥計，把扇子一揚，笑着罵道：

「補死萬多人囉！脫去你的鬼皮吧，連小鬼都壓不住，還當啥子鬼王！」

老三一面摸着屁股，翻過臉來，輕蔑地笑着罵，因為他是素來看不起替老板當牛馬的店夥計的。

「小雜種，你不懂嗎？如今是牛兒馬兒都在造反的世道呀……你信不信，我明天會

「同你媽媽睡覺！」

「滾，你簡直是條瘋狗！到處亂咬人！」

有一臉鬍子的老板，將刀朝切菜板一擡，向夥計咕嚕道：

「龜子東西，大清早晨你就在拾快（註）……做球你的事嘛，同花子開玩笑，你只有白吃虧的！」

老八把兩個籃子穿進手腕的時候，老三便跳也似地跨出廟門去，嘴裏仍舊快快活活地唱了起來：

「……是何人打起了孤的丹鳳鼓，是何人敲動了孤的景陽鐘……」

在石板鋪着的街道上，玩着的小孩們，馬上又高興又害怕地喊着：

（註）拍快，下層社會的人，忌諱早飯以前談鬼說怪，如果說了，那天便不吉利，稱犯此者爲拍快。

「看呀，看呀，韓林來了！韓林來了！」

鄰近店鋪的夥計，也光着過節新剃的頭，跑出來瞧。

老五停住了唱，用手肘碰一下老八的手肘，得意地說道：

「你看，今天多威風呀！」

老八沒有答理他，這時眼睛已爲街上端陽節的景色吸住了。

每間店鋪門上掛着極綠的菖蒲和艾蒿。

孩子們穿起新衣，額上塗着混酒的雄黃，衣襟的襟上，戴着五色的青荷包，手裏玩着紅布做的小猴子。

煮熟的鹹鴨蛋和粽子，大盆大盆地放在鋪面上，又圓又大的李子和鮮紅的雞血李，一筐一筐地安置在街邊，都在送來勾人食慾的氣味。

早上的天空，就已晴朗的，藍來找不出一片雲。涼潤的空氣裏面，時時聞着一股股



雄黃酒陳臘肉和艾蒿的香氣。

往天他們到人家舖子上，即使乞討一點殘湯剩飯，也是並不受人歡迎的。今朝可就不同了，一走到櫃台前面，就有人「阿韓林」高興地叫了一聲，捧出幾個蛋和粽子出來，遞在他們的手上。去了時，老板和夥計還都笑嘻嘻地用眼睛送着他們的背影。

這是千百年來的傳說，將人們弄來發顯了：上午把一個花子裝扮起來，大家歡迎他，奉承他，給他酒食，讓他喝醉，做鬼中的王子。下午便驅逐他，圍捕他，最後還把他抓來拷打，趁此出一口人類受鬼欺壓的惡氣。

千百年來的好日子都是這樣地過去了，人們是老愛演着舊戲的。

「他，怕跑不得吧，看那瘦骨朧筋的樣子。」

店夥計中的一個，把摺着的黑紙折扇一收，就順手用扇子對老三的背影一指，表示懷疑的意見。

「是呀，奇怪！怎麼找着他？要一個會跑的，趕起來才有趣味哩！」

另一個同意了，停着拭櫃台的手，回憶起了去年端陽節追趕韓林的興味。隨即問道：

「去年裝韓林的那個李狗子呢？……他真厲害呀！大家趕一下午都沒有趕着……」

「嗯，還講李狗子，你這都不曉得麼？聽說已吃了糧，做了啥子長哪！」

隔壁的一位店夥，站在街邊上，趕忙唧唧地吸了水煙，就走過來大聲地附和着，誇示自己的見識廣大。

差不多好些店舖的夥計，都對今年端陽節的鬼王，發出許多鄙薄的議論了。因爲人們一向如是：對於假的東西，是不妨要牠兇惡一點的。

老三偶然聽見了一兩句人家議論他的話，便將嘴巴一閉，朝裏一縮，臉龐往外一堵，暗自咕嚕道：

「雜種，你媽都不嫌，你嫌麼？」

或是：「要老子真是鬼王，那早叫你幾個小雜種，骨頭都不剩一根了！」

要完了東西，兩人打算找一個地方安置的時候，老八看着滿滿兩大籃糖，花生，鹹鴨蛋，臘豬肉及粽子之類的物品，便高興得像喝醉了一樣，紅着臉說道：

「媽媽的，今年這個節……今年這個節……老三，你實在走紅運了！」

老三故意做出不介意的樣子說道：

「還有啥子大驚小怪頭……兒子孫子不該請老子過節嗎？」

## 六

「呀，我不要，我不要，閉着就使人發吐呵！」

女的惶惶地後退着，張着的雙手，不住地打顫。

男的起初還是遊戲的樣兒，笑嘻嘻地，這時忽然變兇了，將酒杯丟開，把女的按倒在椅子上。女的剛叫出：

「你這天殺的呀！」

男的便對準她那胭脂塗紅的兩唇，猛的將鑊酒壺的嘴子湊上去。登時給粉撲白的兩邊腮上，就由嘴角漫溢出黃色的液汁來。

「呵呵，灌呀！灌呀！使勁地灌呀！把那婊子……」

戲台前面的空場子裏，響雷似地吼噪着一片莊稼漢子的聲音。舉在頭上的細竹竿煙管子，像給暴風吹着的森林一樣，不住地動搖着。篋頂蓬上透下來的陽光，焦辣辣的，刺人的皮膚。海中波濤一般的無數光頂上面，蒸散出濃烈的汗的氣味。空場子的兩邊，搭來圍着座位（在右邊，女賓坐的）和茶桌子（在左邊，供有錢的男賓吃茶的）的杉木架子，被人的浪花擠着，軋軋地發響。

戲台上，正扮演着許仙把雄黃酒灌白娘娘的戲。

右邊女賓座上的鄉下女人，好些都皺着眉頭，發出嘖嘖的聲音。有的竟然紅着臉，用蒲草扇掩着嘴巴，小聲地罵起來了。

「男子漢真不是好東西，這樣地發酒瘋！」

鄰座，鎮上的掌櫃娘娘，鄙夷她們不懂戲，扁扁嘴巴，拿白紙扇往台上微微一指。

「那是妖精呀！……有啥子灌不得呢？」

兩邊耳朵紮有紅纓毛的青蛇，氣勢汹汹地，從左邊馬門跑出來，打救她的女主人，那知剛一攔身，就被許仙用酒去亂洒，她立刻嚇得跑了進去；又從右邊的馬門衝出來，但也同樣地被趕開了，立在男賓茶桌邊上的三寶倒替青蛇着急起來，揮起拳頭吶喊。

「笨東西。死人！你去抓嘛！你去抓嘛！連酒壺都不敢抓麼？」

他心裏想着：如果他是青蛇，那早就一抓抓着酒壺，兜頭一下，把許仙的頭打破了。

壩子中用肉和肉擁擠的男子們，興奮得要發狂了。

「把兩個婊子都拿來收拾一頓呀！」

忽然戲台底下進門口的地方傳來一片叫喊：

「讓開！讓開！」

接着，戲台底下鑽出好些人來，手裏拿起竹竿劈破的響刷子，直朝壩子裏正擁擠着看戲的人們，一面舞動一面打着，叫他們在正中讓出一條路來。大家便向兩邊碰，朝戲台下擠，如同秋天的潮水，在奔騰亂湧一般。

戲台底下，賣麵攤的小桌，和上面好些隻細磁花碗，突然給壩裏漫出來的人濤，嘩啦一聲碰倒了。滿腮鬍子的老板，將手裏的拭碗帕，朝肩上飛快地一搭，跳過來順手就給小夥計一耳光。

「你媽的，一早起來就說鬼看嘛！」

肉緊擠着肉的壩子裏，像鑿山挖道那麼似地，畢竟給幾條響刷子開出一條路來了。一個油光滿面的胖子，手裏拿着一條和衫子一樣的白綢手巾，直往鼻尖上捏着，後面隨着兩個措槍的，便從容不迫地由這條新闢出的大道，走向綠瓦蓋屋的神殿前面去。那裏擺着白洋布蒙面的桌子，上面放着兩盆花和一個紅底白花的蓋碗茶，正恭恭敬敬地等候着這位顯貴的來客。胖子走到桌子那裏，對着另外兩桌站起來迎接的紳士點點頭之後，車身轉來坐着，將右手放在茶碗蓋上，支動一下，抬起眼睛來遠矚的時候，壩子裏的人潮已經掩着剛才走來的路了。

戲台上正演着的戲馬上停止，白娘娘也就無須青蛇的打救便自動地跑進去了。打鑼鼓傢司的立刻換一個「奶胎奶轉」的音樂。

唱小生的許仙重又走了出來，只是臉上已戴着一隻殼做的中年人面具了，樣子是笑嬉嬉的，而且配着宰相那樣的袍袖和有翅的紗帽。步到台的時候，便將手裏拿着的一

捲白綢軸展開，五個碗大的金字，現了出來。

「福福福福福。」

接着又展開一幅，

「祿祿祿祿。」

擠在人叢中的老大，拭一拭額上的汗，咕嚕着：

「他媽的，正有勁，他來打斷！」

「戲子都不會討好麼？這些不要臉的東西！」

有人應和着，也在表示不高興的論調。

「壽壽壽壽壽。」

「滾進去，你這抱大足桿的！」

李子的核，也飛上戲台去了。



三寶却覺得這很有味道，看見賜福的天官捲起軸要進去的時候，便喊道：

「喂，怎麼不再玩點把戲哪！」

白娘娘和青蛇又開始出來了。

脫漆的戲台柱上，掛着寫有戲名牌子的地方，不久，就在那裏另換上一隻白漆的木牌了，牌上面寫着一行耀眼的大字。

「王團總賞錢五十吊，」

## 七

戲息台了，老馬同着赤膊的莊稼漢子，流着汗，從戲台底下，擁擠出來。

廟門外的街上，燒着五月的陽光，白亮亮的，愧人的眼睛，鋪着的石板，簡直燙得要咬人的足心了。

「咳，這傢伙……」

老馬站在廟門口的石獅子側邊，用手掌遮着額上的強光，像架着一隻探海燈那麼似的，動着眼珠子，朝左朝右地，瞥着從三道門口湧出來的人潮。

「呵呀，媽的，我的鞋子呢？」

「婊子養的，餓狗搶屎麼？你踩著老子的足了！」

「媽——嚇嚇嚇。」

「狗娃子，這裏！」

叫和罵的聲音，不斷地嘩噪。到處洋溢着汗的氣味，酒的氣味。

老馬被人的浪潮三次擠開了。最後脫了上衣纏在頭上，勉力抱着石獅子的前腳，這才保持着安定的地位。但是太陽直晒着裸露的背，汗又在身上開流。心裏便氣起來。

「他媽的，我不愛等的了！」

等到更多的人擠到身邊的時候，就鬆了手，由着大家的推推擠擠，便乘勢走了。

「這不能埋怨我，應該怪太陽！」

他再回頭望望，仍舊沒有老大的影子，便嘟着嘴巴，說了一句派別人不是的話，就心安理得地朝鎮外走去了。

田野裏沒有一點風，太陽像把火盆裏的紅炭全部傾倒出來的一樣。秧子和豆苗籬邊的村路，面着寸來厚的熱灰，如同剛從灶裏丟出來那麼似的。

看完戲回家去吃午飯的人們，都好像蒸在飯子裏面了。

路邊人家的狗，早上晚間都要對着過路的人，叫個幾聲的，現在只是躺在門前樹蔭下，吐着舌頭，讓人們靜靜地走過。

老婆坐在木盆旁邊，躬着背，洗衣裳，聽見老馬回來的足聲，抬起頭來一望，毫不理睬，重又埋下頭去，搓洗她的。

毛茸茸的瘦貓兒，像病了似的，蹲在桌子腳邊啼着飢餓的聲音。

孩子站在媽旁邊，哭愁愁地，看見爸爸回來，就不哭了，只把右手的二指腳在嘴上，眼  
悽悽地盯着爸爸的手和衣袋。

灶房裏沒有烟火的氣息，只有門枋上掛着的艾蒿，在滿屋裏播散着苦的味道。

老馬立在屋裏用手揩着胸前的汗珠，一壁將一頂脫邊的草帽抓來當作扇子搨。對  
着老婆的背樑打量一會兒之後，忍氣說道：

「不要洗了吧！過午了哩！」

老馬嫂連頭都沒有拾起來，只是嘟着嘴，更加用勁地搓着盆裏的衣衫。

老馬沒有辦法，只得把話頭轉在孩子身上，故意反問道：

「小寶，你們吃午飯，爲啥子連爸爸都不等？」

小寶看見爸爸並沒有從懷裏摸出一點東西，手指就沒勁地帶着口液落了下來，嘴

巴又一篇一扁地，答不出話。

「等你……你爲啥子不多看陣戲喃？」

老馬嫂突然抬起頭來，大吐一聲，洗衣盆裏的水，濺了一地都是，接着又埋頭洗他的。  
老馬的胸膛劇烈地起伏了幾下，終於耐着性子，分辯道：

「你又來了，人家上街單爲看戲麼？」

老馬嫂驀地伸起腰來，向着哭愁愁的小寶，打了一耳光。

「滾開些，你這討厭的東西！」

小寶咪呀地一聲大哭起來了。

「你媽的，他惹着你了……你這……」

老馬大聲地吼了起來，忙把孩子拉到身邊，竭力地拍着。

「不要哭，不要哭，爸爸一定給你一個鴨蛋……聽爸爸的話，不要哭哪，爸爸還要給

你一個大鴨蛋……大的，頂大的……好了，揩一下眼淚……」

老馬看了老婆一眼，心裏想着今天的戲裏面，那個爲了營救嚇死了的丈夫，去到天堂偷盜靈芝的白蛇娘娘，便嘆了口氣，罵道：

「簡直連蛇也不如的東西！」

老馬嫂把搓在手裏的衣衫一丟。

「是呀，我老早就是你的眼中釘哪……外人麼，個個都是老子，李家三大娘的老大，放個屁也是香的……在門口才喊一聲老馬，呵，那樣子，差一點就要跑斷足桿了……」

今天爲啥不到你老子那裏去過節，跑回來做啥子，還要同我們娘兒母子搶口稀飯麼？……你這糊塗蟲！你這瞎眼狗！人家把你當傻子整，你還在做夢嘞……從前不是跟着楊家那個龜兒子東西跑，今年的端陽節哪會過得這樣倒楣呀……大人也就好了，你瞧小寶多餓得難過……從前呵……從前呵……」

一面立起身來，把頸子一硬，就提着木桶，到屋後井邊去打水去了。  
老馬雙手捧着頭，埋在兩隻膝頭縫中。

.....  
灶上兩口鐵鍋，一個燙着粽子，一個煮着鹹鴨蛋，都是熱氣蓬蓬的。

桌子上調好了滿滿的二三碗雄黃酒。

菜板上躺着一隻拔淨了毛的大雄雞。

.....

同樣的，拔淨了毛的雄雞，卻是燉熱了的，由大碗裝着，放在杯盤酒筷的中間。

一個滿佈皺紋的狡猾笑着的面孔，從雞的背上現了出來。

「啥子話？又要欠一點？那怎麼成！.....」

雞吃完了，退租的事，還是終於補救不着。

老婆拉起圍裙來，擦着含淚的眼睛。

.....

往事在腦袋裏演着一幕一幕的電影，到最後的時候，老馬突然用拳頭忿怒地朝另一隻手板上打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道：

「胡說八道！明明白白的，還怎能怪別人呢？……這老狗！這老狗！」

立起身來，打算出去。

小寶卻抱着他的膝頭，睜起淒切的小眼睛，哽哽噎噎地叫：

「爸爸……爸爸……爸爸……抱！」

他向門外望去：原野烘在無雲的天底下，樹葉和秧苗都像熱得來沒有一絲生氣似的。

世界彷彿快要燃燒起來了。



胸上背上，淌着汗珠，額頭有些疼痛。

滿屋裏悶着艾蒿的苦味，人生的苦味。

八

在暑天，一吃過午飯，做莊稼的人，便拉一張涼席，放在通風的地方，倒下頭去，悄悄地睡着，讓着蠅在臉上爬，打跟斗。然而，到今日端陽節，就是一向躲在屋裏，生人來了，只能從門縫裏，偷瞧幾眼的大姑娘，也要擦着粉，打扮打扮的，衣紐上掛着前一天做好的香荷包，袋裏裝着李子，大膽地同媽或是嫂嫂到晴朗天空下，田野裡，隨便走走。——這叫做「遊百病」。(註)據說，從此一年內便不容易染上疾病了。即使這一天午後的太陽光是

(註)遊百病，端陽節這一天出來遊了，便百病不生。

怎樣的毒辣，射下了千百萬枝火箭，甚至把秧田裏的水燒到燙足起來，但喝了雄黃酒吃了露泥涼拌肉的男女們，是並不害怕一點兒的。往日午後田野寂寞起來，單獨去同太陽打仗，現在卻是青綠的豆地邊，秧田邊，都現出朵朵黃的和紅的油紙傘來了。

在栽着一排棲木樹的小河邊上，珠珠牽着她的小姪兒，朝前很快地跑着，吊在衣襟上的香荷包和布猴子，不住左右地搖擺。

「快趕呀！快趕呀！韓林跑了！」

她手裏舞動着一根柳條，把她家的一隻黃狗，現在正跑在前面的，當成韓林一樣趕玩着。

她的大嫂和翠姐各打着一把油紙傘，拐着尖尖足，慢慢地走在後面。

「五月五，是端陽，家家戶戶呵煮囉雄……黃，你家……若到長囉城去，千萬問聲呵

……」

翠姐窄着喉嚨，小聲學嫂嫂剛才唱給她聽的曲子，一到收尾「兒夫孟杞梁」這一句，便羞紅臉不唱了。嫂嫂把嘴在嘴裏的李子的核吐了出來，笑着打趣說：

「爲啥子不唱下去呢？下面那一句嚇人麼？」

「呸！」

「我看你明年就不會唱着害羞了！」

嫂嫂說着，一面就趕緊朝前跑了幾步，一面高興地笑着。

「你這不要臉的！」

翠姐臉上發燒起來，撇起了她的嘴巴，同時從衣袋裏摸出一個李子來，照嫂嫂的頭打去。

嫂嫂拉出手帕子來，揩揩臉上的汗，一面墊起足尖，朝四面看看，帶着驚覺的眼色，央求說：

「呀，有人來了，不要鬧了……人家看着不好看哩！」

一面又躬下腰去，檢起翠姐打到秧田邊上的李子。

翠姐看看的確有人來了，就把正抓在手裏還想再打去的李子，按在自己的嘴裏嚼着，一面喃喃地抱怨。

「這那……怪得……我……就是你這……狐狸精！」

說着就走到棲木樹的蔭涼處，收着油紙傘，帕子鋪在草上，側搖着雙足坐了下去，同時把擠得緊緊的領口紐子解開，讓牠透一下身上的汗氣。

嫂嫂把油紙傘放在肩上，一邊拿手帕揩着剛才拾起來的李子，一面仰起頭，向前面彎到秧田那邊的路望去。

「這樣熱……這兩個東西帽子也沒有戴，跑到哪去了？」

正在這樣想，驀地秧田那邊送來小孩哭的聲音，就大聲問：

「怎麼了？怎麼了？我叫你不要亂跑，你要跑！」

便趕忙跑向前去。

珠珠正在替哭著的小姪兒拍身上的灰塵，一面又在地上檢着散落在地上的李子，急紅着臉說：

「一下子就跌下去了，我拉都來不及哪！」

收拾着李子的時候，老馬走過來了，頭上戴着一頂脫邊的草帽，臉是死板板的，往天碰見了，還要招呼一聲：

「大嫂吃過飯了嗎？」

現在卻是鼓大着眼睛，盯了兩眼，便硬着頭皮走開了。

牽着孩子轉回，看見三大娘和她的媳婦孫子，都坐在翠姐那裏息涼講話，便笑嘻嘻地招呼。

「呀，三大娘，節過得熱鬧呀！」

「呵，好說哪，嫂嫂，節在你家嘛！讓我拜拜節吧！」

「呃，折福我了！都請坐下。請吃李子！」

珠珠的嫂嫂，叫她們坐下，就把包在帕子裏的李子送過去。同時想起了昨夜的事情，便問道：

「你家的老公好了吧？」

「呃，正同姐姐說到哩！」三大娘把要塞進嚙裏的李子，連忙拿開，「謝謝你，真是好心腸的嫂嫂！他人還好，只是……只是有點兒獸！倒不大要緊，我已早晚替他叫蛋了……哪，還有三寶哥哩，該沒有出啥子來頭（註）嘛？」

（註）來頭，指毛病。

「他麼簡直猴子一樣，一早就同他哥去看戲去了！昨晚還回來嚇他妹妹哩。」

三大娘覺得有些奇怪，爲啥老大說的話靠不住呢？心下不願再提此事。吃了一個李子之後，就問另外的話：

「嫂嫂姐姐，爲啥子不也去看看戲哩？」

「你不曉得麼？三大娘，昨晚小寶的爺爺，從你家回來，就在路上碰着……那個哪撒沙子哩……怎樣好去看戲呢？」

今天是好日子，女人要把鬼忌諱整天的，但也隱隱糊糊地把昨夜張大爺的經過全講出來。

「呀，不要緊吧！」

三大娘心裏不知怎的，忽然高興起來，但不敢現在臉上，仍舊做出很担心的樣子。

「不要緊！今天一早叫小寶的爹到街上去說說，要趕韓林的到這邊來趕趕，就沒事。」

了！……等一會便要趕來了吧？」

三大娘坐久了感到有些拘束，同時又找不出許多的話來講，便教孫兒小豬說：

「向張家奶奶道謝嘛，你說哪，多謝奶奶的李子，簡直是個小啞巴！」

隨即向着媳婦說：

「我想，那邊河灣裏才有吧？……呵，嫂嫂，姐姐，請坐一坐，我們還要趁今天扯一點藥草哩！」

隨即立起身來走開。

兩姑嫂把三大娘的媳婦，梳的髮髻，纏的小足，打的粉，穿的衣裳，批評了一頓之後，

姐忽然問道：

「嫂嫂，你看見馬大哥沒有？」

嫂嫂這時正抱起小寶對着秧田邊，替他撒尿，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弄糊塗了。



「哪個馬大哥？」

「唔，你忘記了麼？從前佃我們的田，去年才退了租的那個馬大哥呀！」

「呵，你說老馬哪？怎麼沒有看見呢？」

「真希奇哩……樣子像要吃人一樣，訂我幾眼，簡直使我的心子都跳起來了！」

「唉，我也覺得哩！想是吃了雄黃酒吧？」

「噯，我看不像吧？臉也不紅哩。」

「窮完了吧？去同珠孃孃兒耍，不要跑遠了……你不曉得囉，有些人，心腸狠，吃了酒，臉青哩。」

九

團防局發下的刀槍矛子，都拿在莊家漢子和一些店夥計的手裏了。他們通喝紅了

臉，露出半邊膀子來。有的把槍托向天，槍口朝地倒放在肩頭；有的橫攆起來；槍尖掛着脫下的衣服，有的抱在手裏，彷彿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一樣。長的矛子橫置在肩上，好像挑着一担什麼東西似的。刀掛在褲腰帶上，不時掉下地來。

火熱的街上，響着雜亂的足步。亂吐口痰。大聲地講話。還有人用醉了的模糊鼻音，唱着小調。灰塵從足幹的森林裏面，升騰起來。屋簷口上的陽光，都變成昏濛濛的了。

老大揹着一桿鳴火槍，雄糾糾地走在前頭，嘴裏啣着一根旱烟管，時時回頭，向人叢中瞧，心裏想着：要是老馬也來，就更好了。

出了街口，老大便把烟管插在褲腰上，朝天放了一槍，預先躺在遠處棲木樹溝邊的老三，就立刻爬了起來，披上紅衣，在田野裏開始飛跑。

「在那邊，正在跑呀！」

於是，大家一面喊着，一面便在路上揚起泥灰的霧來，一帶的秧田和豆地，都在焦辣

辣的陽光下面，罩上一層灰黃色的面網了。

「圍着圍着」的吶喊繼續不同地傳到二三里以外的地方去。

大家都像過年似的一路朝天放着鳴火槍。

走過人家院子的時候，雞羣嚇得來從草堆那邊，飛上籬落，跟着又各各多地叫着，撲進菜園裏去。在屋裏一聞見聲吼就開始狂吠的狗，剛由門口碰了出來，看見了發瘋的人羣，立即挾着尾巴趕忙跑回屋去。伸在土牆外面的兩三枝李子，馬上就做了許多手的俘虜了。

「慢一點！慢一點！不要把枝桠扯斷了。」

主人搓着手，祇有這樣地招呼着，同時也隨便抓着一根木棍子，跑來加入了，

這麼熱的天氣，誰高興拚命地跑呢，當然一路摘李子來吃是最快樂的事了。韓林也並非真正的惡鬼，就讓他鬆一口氣吧。

下午，遠遠地繞着張大爺的院子走了很久的老馬，疲倦和熱逼得來不能再動一步的當兒，便在河邊棲木樹下的蔭涼處，枕着自己的爛草帽呼呼地酣睡着了。等到給一隻足踢醒的時候。眼前的田野，已抹上了五月的黃昏。

「哪一個？狗東西，敢踢老子嗎？」

一面揉着眼睛，一面轉着頭看。

「呵呀，有鬼！」

老馬驚叫了一聲，抓着草帽，爬起來就跑。

「哈哈，站着，老子要來吃你了！」

一隻足跌進秧田裏邊時，才聽出了那位臉搽煤烟，身着紅衣站在背後嚇他的，原來是一位熟人的笑聲。

這時，放槍和「圍着圍着」的吶喊聲音漸漸地擴了過來。

老馬立刻明白了，嚇他的才是今天裝韓林的叫花子老三，就非常生氣起來，覺得這樣的人都配同他開玩笑麼？而且看見自己嚇得這麼狼狽，褲腳管也踏進稀泥裏面了，便馬上發怒地喊道：

「婊子養的！是你麼？不要跑！」

便捏着拳頭，追了過去。老三本以為在端陽這一天開開玩笑是不要緊的，不料老馬竟然當真生了氣，只得一面說好話，一面飛跑着。剛到張大爺院子門口的時候，突然看見老大他們從橫路截了過來，想回頭跑，但老馬已經快要趕到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進門去。

獨自在屋裏守家的張大娘，聽見外面在放槍吶喊，知道趕韓林經過這裏，正要拐着小足跑出去看，突然迎面跑進來一個黑臉紅衣的鬼來，呀的一聲就嚇來倒坐在地上，唵珠也從手上滾開了。

「不要怕，老太婆，我是韓林！」

老三說着就從屋裏跑去。跟着老馬趕進來了。當他踏進灶房的時候，雄黃酒陳臘肉回鍋肉，蒜泥肉和粽子的香味，就將餓了一天的老馬征服着了。

從臥房裏揉着眼睛走出來的張大爺，看見老馬又在喝酒又在把鹼鴨蛋朝懷裏塞，就抓着地下的火鉗子，兜頭亂打，一面大聲地喊：

「你搶人麼？你搶人麼？」

喝醉了的老馬反過手來就對老頭子一掌。順手又抓起桌上切菜的刀一揚，惡聲惡氣地叫道：

「着！你這老烏龜！」

老頭子爬起跌倒地朝後門跑去。彷彿魂都嚇掉了。

同時，屋前院壩子裏，吼着雷也似的聲音。

「拉着韓林打呀！拉着韓林打呀！」

砰砰砰……不住地放着槍。

翻過牆的老三，聽見放槍和吶喊更加兇猛了，便害怕起來，思索道：

「莫非他們瘋了麼？」

就直向鎖上跑去，到遠一點的時候，回頭來看。張大爺光着頭赤着足尾着跑來。老三不禁笑了，眯一眯眼睛，打趣似的喊道：

「老頭子，你也來捉我麼？」

老頭子立刻站着，怔了一怔，看見是裝扮的韓林，才氣呼呼地說道：

「我，我，我，上局去報告……這些龜子東西。那裏是趕韓林，簡直是活搶人呀！連我也

……也……也……也……」

「好，快跑吧！那我們是一夥的了！」

老三一面拖着他跑，一面有趣地笑着。

後面吼着千百個聲音。

「到街上去捉哪！到街上去捉哪！」

牛在田埂上亂跑，哞哞地叫着。

息在樹林裏的羣鴉，哇哇地叫着，飛了起來。

五月的黃昏，不安靜了。

一九三五年夏



